

版导语:张祖文是近几年来活跃于西藏文坛的一名作者,尤其是他的小小说在全国反响较大,拥有一批读者,被评论界誉为“藏边体小小说”。

本期我们将向读者推介,他最新创作的关于西藏新农村建设的中篇小说《像翅膀一样飞翔》和一组小小说《忽然天好蓝》。阅读张祖文的小说,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而且身心必须去掉浮躁,你才能在淡雅的文字中寻觅到作者给你的幽幽清香,让人精神振奋。作者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对笔下的主人公赋予了满腔的热情和为实现理想奋斗不止的精神。这正好与现今社会人的精神颓废、道德沦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感受美,感受善良,感受人间犹存的真情。张祖文在西藏工作、生活几年了,在他的脑海里西藏是个圣洁的大地,西藏的人是纯朴厚道的。这些不难从他的小说里得到佐证。另外,他的六篇小小说的女主人公都叫卓玛,在藏语里卓玛就是度母的意思,度母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他塑造的藏族妇女们都冠上了这一圣洁的名字,可以窥见作者对藏族妇女所给予的肯定和褒奖。另外,配有杨梦瑶女士评论张祖文的文章《灵魂在笔尖飞舞》和《翔》,以理论的高度诠释了作品。

但愿西藏这块高天厚土,给予挚爱文学的张祖文更多的养料,愿他的理想主义进行到底,愿他为繁荣西藏文学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像翅膀一样飞翔

张祖文

新农村建设,是不可能只有新房子的。如果只有新房子,而观念不更新,没有更好更多的发家致富挣钱的路子,是谈不上什么新农村建设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加查人,都要更新观念,不断地寻找属于我们每个人的那一双翅膀,那样,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加查,隆子,甚至所有的西藏农村,才会像翅膀一样,真正地飞翔起来!

——题记

那里的山,很静,像人,在凝望。

次洛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土,抬眼看了看前面,感觉还是很熟。这里是边境县隆子的一

个村庄。村庄很小,静卧在一个山谷中,也就五六户人家。有好几处房子一看就是新修的,外观很漂亮。现在正是中午,太阳有点大,几只鹰在高空中翱翔,偶尔发出一两声刺耳的尖叫。鹰的附近,是一座座静穆的山,山都很荒凉,没有什么植物。虽然现在还是夏季,有些地方却还露着光秃秃的土皮,像斑驳的黄漆。有些地方则完全是峭壁,峭壁上布满了一个个不规则的洞。听人说,那是以前的隐修者专门用来修炼的地方。个别山洞外还飘着一些五颜六色的经幡。次洛的家就坐落在这些山洞下面的一个河谷中。

这条河河道很窄。一眼看过去,河中的水流量越来越小,到某个地方,竟然没有了水的影子。

次洛离开这里已经四年了。这四年,次洛一次也没有回来过。

次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一个女人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女人看起来很老,脸上沟壑纵横。但次洛知道她还很年青,四十岁还不到。

次洛喊,阿佳,阿佳拉姆。

那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大大的木桶,从一个斜坡往下走。她抬头看了看,脸上就露出了惊喜的面容,说,次洛,是你啊?你回来了?

次洛点了点头,笑着说,阿佳拉姆,你去背水?要我帮忙不?

拉姆笑着摇摇头,说,不用了,阿佳背一点水还是没问题的。她边说边放下了木桶,说,次洛,你长高了,长白了啊。

次洛说,还不是和以前一样,阿佳,你别取笑我了。

拉姆的目光盯在他的脸上,说,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你真的长高了,长好看了,是一个完全的小伙子了。次洛就又笑了,说,是啊,否则我在内地的四年,岂不是白过了?说完,他又问,阿佳,我爸爸妈妈在家吗?

拉姆说,是啊,光顾着给你说活,还忘了你这么久了都没有回来了。你快回去吧,他们都在家。

都在啊?次洛说。

是啊,他们都在家。你不知道,你们家的房子,现在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拉姆说。

不一样了?为什么?次洛问。

现在不是新农村建设开始了吗?你们家是政府资助的第一批,所以,你们的房子都已经重新修过了!拉姆说。

噢,是这样啊,我在内地打电话回来时,听爸爸说过这事。次洛说。

你可能不知道,你们家现在的房子真漂亮,不知比以前的漂亮了多少倍!拉姆望着次洛,用一种特别强调的语气对他说着话。特别是在说到“漂亮”两个字时,她还故意加重了一下语气。

真的吗?次洛问。

那当然了!拉姆说,就你家以前那个连风雨都不怎么能遮得住的房子,现在放到你家门前,那还真的是两个世界!

什么两个世界?次洛笑着问拉姆。

那还不简单?就是一个是第一世界!像美国那样的漂亮!而另一个,则是第三世界!像非洲那么的落后!拉姆说。也许是自己也觉得说话有点太夸张,说着说着她就笑了起来。

那样啊?次洛说,那我还真的应该马上就回去看看。

你回去吧,他们都知道你今天回来,正在家里等着呢,不要让他们等得心焦了。拉姆说。

次洛别了拉姆,就走过斜坡,向前面走去。一拐弯,前面就出现了一幢二层楼的房子。

房子很新,是刚修成不久,墙面颜色很鲜艳,上面还有一些未干的油漆痕迹。次洛站在墙下,抬头看了看。一条大狗突然窜了出来,一下蹭在了次洛的身上。次洛一把抱住了大狗,说,尼玛,你好啊!那条叫尼玛的狗见了次洛,尾巴就摇个不停。它的身材很高大,身上的毛发也很长,站在次洛的面前,宛如站了一头狮子。次洛拍了拍尼玛的头,说,尼玛,你还记得我啊,谢谢你了。尼玛又摇了摇尾巴,并发出了“汪汪”的叫声。

旁边的一扇门打开,一个老人走了出来。次洛抬头,喊,爸爸。

老人站在门边,满脸笑容,说,次洛,你可回来了,我们可都等你好久了!

次洛放下尼玛,尼玛依然跟在身后,依然不断地拿身体在他的身上蹭着。次洛走进了院

子,看到一家人都站在院落里。

院落里还有一些堆放着的材料,显得有些凌乱。但一家人都喜气洋洋地在院子里,看次洛进门。次洛的妹妹央吉上来抱住了次洛。次洛的目光在院子里扫视了一下,看见妈妈卓玛正在一个角落里揉糌粑。他一下子觉得肚子饿了,就走了过去,说,妈妈,我饿了。妈妈抬起头,用慈祥的目光看着他,说,妈妈知道你走了那么远的路,所以,早就为你准备了最好的糌粑。说着,端起了手中的盆子。次洛看到盆子里面盛了满满的一盆糌粑面。他一把拿过了盆子,说,妈妈,还是我自己来吧,我要亲自揉揉糌粑。你知道,我有四年没有闻到糌粑的香味了。

央吉说,看把你给馋得!次洛边揉边说,是啊,你可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哟。央吉说,什么饱汉,知道你要回来,我们全家都没吃饭在等你呢!次洛说,那好啊,我们一起吃!

吃饭的时候,一家人都聚在了桌子前。次洛吃着糌粑,直接用手从碗里把一块干牛肉放进嘴里,感觉好多年前的那种味道又回来了。他很兴奋,觉得吃什么都很香甜。次洛的爸爸普布和妈妈卓玛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脸上露出了幸福和满足的神色,普布还不停地给次洛的手里塞干牛肉。次洛说,爸爸妈妈,你们不问问我这四年在内地学了些什么吗?

央吉一下把话抢了过来,说,怎么不想问?从你一进院子,我们就都在等你说。哪知你一回家就知道吃!害得我们都等急了!次洛说,好啊,央吉,原来你对我有这么多的不满啊。央吉扮了一个鬼脸,就是,就是不满!不满你又能怎样?说着,就咯咯地笑了起来。

次洛拖过身边的袋子,拉开拉链,然后拿出了两个本本,一个红的,一个绿的,放在了桌上,说,爸爸妈妈,这是我的大学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普布和卓玛都伸过手,想拿来看看。他

们的神情都很激动,特别是普布,手都有点发抖。卓玛拿过那个红色的本本时,他又把手缩了回去,在身上擦了擦,然后才伸过来,把那个绿色的本本拿在了手上,仔细地看。

两个老人看了好久,都舍不得地放下。这时,外面响起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一个穿着漂亮,身材高挑的女孩风一样刮了进来。

她一进来,就喊,普布叔,听说次洛哥回来了?真的吗?次洛一抬头,就看见了拉珍站在了他的面前。

拉珍怔怔地看着次洛,仿佛不认识这个人一样。

次洛站了起来,说,拉珍,你来了?

拉珍好一会儿才回过了神来,说,次洛哥,你回来了,都不给我说一声?我刚才在村头听阿佳拉姆说你回来了,才知道。

次洛笑笑,说,这不是刚回来吗?还来不及通知你。拉珍一下就坐在了桌子边,马上从盘子里拿了一块最大的干牛肉,就直往嘴里塞,看次洛在望着她,连忙把干牛肉拿了出来,说,次洛哥,你路上辛苦了!

次洛问,你现在怎么样?

拉珍刚要回答,普布从一旁说话了,他说,现在拉珍可不简单了,人家在村里开了一个藏毯加工厂呢。

当老板了啊?次洛望着拉珍,说,还是你了不起啊,拉珍。

拉珍的脸红了,说,有什么了不起啊,次洛哥,我这个藏毯厂,规模很小的。你在内地读了四年大学,你才了不起呢。

次洛说,都当老板了,还这么谦虚?一会儿去看看你的工厂?

拉珍点了点头,说,好啊,次洛哥,欢迎你去!

饭后,一家人围在一起,谈了好一会儿。拉珍一直在旁,不停地插着话,还不断地把次洛

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翻来覆去地拿在手里看，仿佛看不够似的。央吉在一旁说，拉珍姐，你可别把我哥的证件翻坏了啊。

拉珍一把拉住央吉，说，怎么，舍不得了啊？舍不得就还你啊。

央吉又咯咯地笑了起来，说，有什么舍不得啊，别说是我哥的证件，就是把我哥给你，我都舍得！

屋子里的人听了，都一起笑了起来。拉珍偷偷看了次洛一眼，不好意思地别过了头，说，什么啊，我只是拿来看看嘛，你就说了这么多？

央吉却不放过她，又说，那我真的把我哥给你，你要不要，拉珍姐？

拉珍的脸更红了，眼角的余光却在偷望着次洛，手也伸到央吉的腋下，说，你还乱说，再说我就挠你的痒！

央吉吐了吐舌头，说，好了，好了，我不说了。

次洛在一旁听着俩人的打闹，却不说话，装着没听见，一直在翻一本他从内地回来时买的新书《李敖传》。

聊了一会儿，次洛家的电话响了起来。央吉刚要起身去接，次洛却站起并走到了电话机前。他拿起话筒放在耳边，一会儿，他放下了电话。普布问，次洛，谁打的电话？次洛说，没什么，我的一个同学给我打的，问我到家了没有。

是你同学啊。普布说，怪不得今天上午一直都有人打电话过来，问你到没有。

是的，我的同班同学，次洛说，也就是问候一下。

那人的声音好甜呢，央吉插了过来，说，好像还蛮关心你的啊。

好甜？拉珍望向了央吉，说，是一个女的？

当然是女的啊，否则我怎么会说声音好甜呢。央吉回答。

女同学问问也没什么啊。次洛有一点尴

尬。

说完，次洛马上扭头对拉珍说，拉珍，我们现在去你的藏毯厂看看，怎么样？

拉珍愣了愣，说，藏毯厂？这么快就去？但她马上又回过了神，说，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一行人出了门，次洛的爸爸妈妈留在家里，说是拉珍的藏毯厂他们已经去过好多次了，再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拉珍就引着次洛和央吉向村外走去。一路上，拉珍突然静了下来，除了简单向次洛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工厂外，就再也不言语，完全没有了刚见到次洛回家时的那种活泼劲。倒是央吉，一路上说个不停。次洛问央吉现在的学业怎么样了？央吉说这学期考得还行，总成绩在班上靠前。次洛说，再过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了，可一定要用心哟。央吉噘了噘嘴，说，我是你妹妹啊，你妹妹你还不放心？你就好好等着吧，明年我一定会考一个名牌大学！次洛说，这样我就放心了啊。尼玛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欢快地跑来跑去。突然，尼玛向前面转了一个弯，“嗖”一下就不见了身影。

拉珍说，次洛哥，我的工厂到了。

果然，一转弯，前面就出现了一片开阔地，地面上修了好几排平房，最前面的一排平房的墙上挂着一个牌子：隆子县加查村藏毯厂。

几排平房占了不少的地方，但里面非常安静。次洛看了看厂房，扭头对拉珍说，你都搞出了这么大的阵势，还说规模很小。拉珍说，次洛哥，我这个藏毯厂也是刚开始生产不久，与一些大厂比起来，是很小啊。次洛说，厉害，看来你志向还不小呢！拉珍的脸又红了，说，次洛哥，看你又在取笑我了。其实，如果我也能像你一样到内地去上大学，我宁愿没有这个工厂啊。次洛说，当初我们一起参加的高考，你不过就差了几分没考上而已。不过也好，你虽没有

读大学,却搞起了这么样的一个工厂,很了不起。说着,三个人就到了一个车间外面。

从门缝里看,里面有好几排的手工织毯工具,每排工具前都有几个姑娘正在用手织着毯子。次洛从小就知道,自己家乡隆子县的藏毯非常有名,大部分的都是卖到内地其他省的,有的甚至远销欧美,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有一定的份额。这里的藏毯之所以这么出名,完全是因为这里的藏毯材料好,而且全是手工织成的。内行的人都知道,机器织的藏毯虽然好看,但却不耐用,容易生虫,而手工织的,其使用寿命要比机器织的长得多,手感也更好。所以,为了满足市场上对手工藏毯的需求,整个隆子县的藏毯加工厂,全部是以手工织毯为主。手工织的两三平米的藏毯却要耗掉两个熟练工两个月的时间,但织成卖出后利润非常可观。所以,手工藏毯的市场前景越来越好。而隆子县也因为自身出产手工藏毯而声名远播。

厂房里工作的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姑娘,她们都忙碌着。次洛在里面呆了一会儿,觉得很有意思。他觉得姑娘们的手真是很巧。他在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大约只有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身边停下来看她织毯子。他看到,那小姑娘的双手如一对翻飞的车轮,不停地旋转着,一会儿让他眼花缭乱。他看着,觉得这真是神奇。自己在内地大城市里看到的那些动辄就是几万块的藏毯,有好多可能产自这里,次洛感到家乡人真的是很了不起。

从厂房里出来,次洛问拉珍,说,你现在把工厂搞到这么大的规模,很不容易吧?

拉珍听了,刚想说话,央吉却说开了。她说,是啊,你想,这个藏毯加工厂是拉珍姐一个人辛辛苦苦打拼来的。

拉珍叹了一口气,说,是啊,高考落榜后,也不知道干什么。后来见别人都办起了藏毯厂,就想试试,但刚开始时,资金、厂房什么都

没有,只有组织家里人,在自己家里先干着。半年后,把自己家织的藏毯拿到市场上卖,不想竟特别受欢迎,还收到了一些大公司的定单。之后,积累了一些钱,然后不断扩大,这样,就慢慢搞成现在这个规模了。

次洛听了,说,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不可能这么简单吧?

央吉说,当然了,你可不知道拉珍姐这几年,可受了多少的苦!

次洛望着拉珍,说,大厂长能把你的创业过程给我说说吗?

拉珍笑了笑,回答说,什么创业过程啊,还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说完,拉珍就说了起来。

原来,高考落榜后,拉珍一个人在家里呆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她感觉家乡的空气很压抑。拉珍从小喜欢看书,不管藏文和汉文的书籍,只要能拿到,就一定要看。到她高中毕业时,她已经不知看了多少书了。在拉珍的印像里,家乡虽然美丽,但太穷太穷了。她清醒地记得,自己和次洛一起读书时,那时的乡里多么的贫穷。特别是有拉珍和次洛住校读初中和高中后,这种印像尤其深刻。一住校,就需要从家里带被褥和粮食到学校去。初中时还好一点,粮食学校解决,但一到高中,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带。而拉珍和次洛到学校的被子,是家里人用了好多年都舍不得扔的。那被子太旧了,太破了,每天晚上盖的身上,一点都不暖和。特别是在下雪的时候,整床被子就完全像一根僵直的冰棍搭在自己的身上,起不到一丝丝保暖的作用。好多次,拉珍都在半夜里被冻醒。没有办法,便只有起床在楼道里搓着手顿着脚看书。这样比睡觉要暖和得多。

幸好后来一个从内地来西藏援教的老师看了两人的窘况,主动给他们一人买了一床新被子,解决了受冻的问题。但是,吃饭这桩大事连老师也无法,毕竟是那么长的时间,他完全

负担不起。他只有偶尔叫两个人到他的家里改善改善一下生活而已。两人在窘迫的生活现状中坚持到了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后,拉珍回到了村子。她想起自己毕竟在城里读了那么多年的书,看看城里和村里,感觉真是两个世界两种人的生活!次洛到内地去读书之后,拉珍一个呆在家里,整天看着村子里破旧的房子和生活过得紧巴巴的乡亲们,心里经常涌起一种酸楚的感觉。她想,为什么自己的家乡这么穷?

拉珍一直喜欢看书。这么多年来,也看了不少的书。从书里,她看了很多的东西。现在,她一个人静静地呆在家里,心里一直在琢磨着这些问题。想久了,她就想明白了,村里人穷,是村里人一直固守着祖辈传统的生活方式,没有对外部世界进行必要的了解,没有将外部世界好的东西及时地搬到村子里来。所以,难免就会落后!

想通了这些,拉珍就开始寻找一种能把外部世界好的东西拿到村子里来的办法。

从小在村子里长大的拉珍,注意到村子里几乎每一家都养了牛和羊,因为寒冷,为了御寒,一般毛都比较长。而这一点,恰恰为藏毯的加工提供了优质的材料。想到这里,拉珍就开始了解藏毯的市场前景。一了解,真是让她大吃一惊。原来,现在藏毯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际市场上,都是非常的热销。好多藏毯都能卖出让人想都想不到的好价格,拉珍发现到这情况后,就开始在本村和周边村子里了解牛毛和羊毛的收购行情。一了解,又让她吃了一惊。原来,因为村子距离边境远,即便到县城,交通也不方便,所以,好多人的牛毛和羊毛都没法拿出去卖。有的即使拿出去了,因为对市场上价格的不熟悉,都会少卖不少钱。因此,村里人大多不愿意出去卖。

拉珍想,这样的话,如果我在家里搞一个

手工作坊,直接从乡亲们的手中收购牛毛和羊毛,而且价格不低于县城,哪会怎么样?她马上问了一些乡亲。没想到乡亲们一听她这样说,就立刻回复她说,那当然好啊,守在家门口就卖与县里同样价格的买卖,谁不愿意做啊?而且都表现得特别的期待。拉珍看到这里,心里就有底了。

于是,没过几天,她在村里贴了一个通知,叫大家都把牛毛和羊毛送到自己的家里来,价格优惠。

通知一出,村民们果然踊跃。没多久,拉珍就收到了好多的牛毛和羊毛。

拉珍因为是刚开始做,就对大家说,自己现在没有本钱,所以,买材料的钱先欠着,等第一批藏毯一上市卖掉,就马上给大家的钱。村里人听了,毫不介意,相反,还鼓励拉珍早早开工。

拉珍从小就会织藏毯。她家以前就是藏毯世家,她们家织的藏毯在当地享有盛誉。不过,以前织藏毯大多是织好后拿来自己用,顶多给一些村里的亲戚和朋友,却从来没想到要走市场。所以,当拉珍打定主意要织藏毯后,家里人都有点惊奇,大家都说,收了那么多的材料,到时织好后卖到哪里去啊?没有一个人心里有底。拉珍却不管这些,她把材料一收齐,就马上组织全家人开始了自己的家庭作坊式的藏毯加工。

一家人辛辛苦苦地忙了大半年,终于,第一批藏毯出炉了!拉珍非常高兴,她马上就到县城里去租了一辆货车,然后就把藏毯送到了城里。

藏毯送到城里后,拉珍却有点失望。原来,隆子是一个小县城。整个县城也就只有那么两三千人,而且经济也不发达,甚至可以说非常的落后。而手工加工的藏毯因为其质地和做工都比其它的毯子要好,所以,价格就远远超出

了一般的毯子。所以,没有人来买拉珍的藏毯。拉珍在县城里呆了大半个月,竟都没有找到一个买家。拉珍后来感到了一丝绝望。毕竟,辛苦了大半年,落得了这么一个结果不说,还欠了乡亲们一大笔的材料款。

见实在没有人买,拉珍准备拉着自己的藏毯回家。

在准备回家的前一天,拉珍想,反正没有事干,不如再到街上叫卖一天吧,看有什么意外的收获没有。

这天,拉珍上了街。隆子县的小,在这里得到了证明。因为这一段时间拉珍一直在街上叫卖,整个县城的人都认得她。所以,一见到拉珍,大家除了继续夸奖她的藏毯外,没有什么其他的话说。

望着车上放着的一条条藏毯,拉珍在想,自己走这条路,是不是错了?

正在这时,一个人出现在了面前。

这人很焦急的样子。他几乎是连跑带喘地说,这是手工藏毯吧?

拉珍看了看那人,很意外。她边忙说,是啊。

那人站住,喘了一口气,然后说,那好,那太好了!

拉珍问,为什么?

那人说,我听隆子的朋友说,这一段时间这里有一个专门卖手工藏毯的,质量非常不错,那就是你吧?

是我啊。拉珍觉得感到事情可能会有什么转折了。

那就好!那人拉住了刚下车的拉珍的一只手,说,我们老板到处在找质量过硬的手工藏毯,现在可终于找到了!

你们老板?拉珍疑惑地问。

是啊。我们是拉萨一家专门经营手工藏毯交易的公司。那人终于缓过了气,说。

拉萨的?拉珍非常的意外。

之后,那人就把情况向她作了说明。原来,这人是一家藏毯公司的销售代表。他们一直与内地和国外的一些客户保持着联系,生意做得极大。但是,近段时间因为生意太好,就没有了多少库存,而客户催得又紧,所以,他们就到处寻找新的藏毯货源。一天,他在和一个从隆子过去的朋友聊天时,偶然听到那朋友说隆子现在有一个女孩一直在卖藏毯。他马上问质量怎么样?他朋友对藏毯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朋友对他说,你放心,那人卖的藏毯质量绝对过得去!听了朋友的话,他就马上问,那她的手里有货没有?朋友就苦笑了一下,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在隆子那个地方,有几个人能买得起这么高档的东西?他听了,顿时喜出望外,立即就赶了过来。

拉珍听了,异常的惊讶。没想到,事情在这个时候,竟呈现了一幅柳暗花明的景象。

他马上就与那个销售代表进行了洽谈。

洽谈的过程中,销售代表仔细地看了拉珍的藏毯。看过之后,他也是赞不绝口。于是,他马上与公司的董事长进行了联系。董事长一听,就立马吩咐他把拉珍的所有藏毯都拉回拉萨。

这样,拉珍就跟着他到了拉萨。

董事长一看,当即决定,把拉珍的藏毯全要了!而且,还马上给拉珍签订了一个长期供货的合同。

这样,拉珍的藏毯从此走上了正途。

有了第一桶金,拉珍回到村里,马上还完了乡亲们的欠款,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生产。这以后,她所有的藏毯都直接运到拉萨。因为质量好,她的藏毯在拉萨市面上越来越受欢迎,好多经营藏毯的公司都与她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样,拉珍的藏毯规模就不断地扩大。后来,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拉珍就

果断地扩大了藏毯生产的规模,后来在村外找了一块地皮,建了一个藏毯厂,并把村里的富余劳动力都招到了自己的厂里,为村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这样,没几年,拉珍的藏毯厂就发展到了现在的这个规模。

次洛听了,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拉珍这几年来受了这么多的苦,经过了这么多的事。

他看着拉珍,说,你真了不起!

拉珍笑笑,说,什么啊,还不是瞎猫碰死耗子,撞上的。

次洛说,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也愿意当那只瞎猫了!说着,他哈哈笑了起来。

次洛在拉珍的藏毯加工厂呆了好久,直到太阳落山,他才和央吉回去。拉珍一个人站在厂门口,望着次洛与央吉的背影。

晚上吃饭时,一家人坐在桌子旁,都不说话。爸爸普布也不再问他有关在内地学习的情况。妈妈卓玛忙于盛酥油茶和端菜上桌,也不说话。央吉不仅不说话,偶尔还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次洛。次洛觉得气氛好像有点不太对头。他吃了几口,刚想说点什么,门口响起声音。

来人喊的是次洛的爸爸普布,普布忙迎了出去。一会儿,一个人和普布一起走了进来。那人一进来,就坐在藏式的垫子上,然后转向次洛,说,次洛,从内地回来了?

次洛点了点头,说,达娃叔叔,你好,好久不见了!

那人看着次洛,笑着说,次洛侄儿,多谢你出去这几年,还没把叔给忘了!

次洛也笑了,说,瞧你说的,怎么会呢,达娃叔?忘了谁也不敢把你给忘了啊。

达娃脱了鞋子,坐在了卡垫上,呵呵笑了起来。这时,卓玛把酥油茶端了过来,放在了达娃的手里。达娃闻了闻手里的酥油茶,说,还是

次洛他妈熬的酥油茶香啊!普布坐在他的身边,笑着说,那你常过来喝啊。达娃说,那肯定啊,你没看我以前经常过来喝阿佳卓玛的酥油茶吗?普布说,是啊,以前你是经常来,但这一段时间却不见你的人影了,到哪里去了?

达娃先喝了一口酥油茶,然后吧嗒了一下嘴,才说,普布大哥,前一段时间我进城去了!进城了?普布说,难怪好长时间都没见到你了。你说,到城里干什么去了?

我到城里打工去了!达娃说。

打工?普布怔了一下,说,这有什么稀奇?

可稀奇呢。达娃说,你知道吗?这次我一到城里,一时还真找不到活。后来,经一个隆子出去的人的介绍,我才找了城里的劳动服务部门。你猜怎么着,他们问了我的情况,叫我填了几张表,就马上把我介绍到了一个工地上!

有这种好事?普布问。

是啊。达娃说,你不知道,经过劳动服务部门的介绍,我一到工地,人家就正儿八经地让我干活,每天只干八小时不说,只要一有加班,还有加班费!比以前找不到工做或做了工却领不到工资不知强了多少倍!

是吗?现在这么好?普布说,我也一直想出去打工,却害怕上当受骗而不敢去呢。

现在不怕了,普布大哥。达娃顿了一下,他又说,你猜,我到城里干了三个月,挣了多少钱?

普布小心地问,有一千多吧?

达娃摇了摇头,说,不止呢。说着,他就向普布伸出了三个指头。

三千啊?普布吃了一惊,他不相信地看了看达娃。达娃却坚定地向他点了点头。

这么多啊,普布真的吃惊了,他说,能挣钱,你现在跑回来干吗?

达娃说,不是说现在政府正在给我们搞新农村建设,为我们贷款修房子吗?听说政府还

要给我们补贴一大笔的建房费用,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回来了。

这倒不假。普布说,不过按计划,你们家不是第二批吗?

达娃说,先回来准备呗,你看你们家都修好了,现在多漂亮,这也让我眼红啊。

哈哈,普布说,现在的形势还真的好,不像民主改革前,那时我们一直是在领主家的牛棚里住着呢,现在多好!

就是,达娃说,那时虽然我们都小,但日子过得苦,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

达娃是村里的困难户。他小的时候父母去世了,他是在村里人的照顾下长大的。长大后,因为没有读过多少书,又没有什么技术,所以,家里很穷,甚至娶不上媳妇。达娃自己都觉得没有希望了的时候,邻村一个瘸腿女人死了老公,因为年纪大了,也不好再找对象,所以,就嫁给了达娃。不想成家后,达娃感觉身上的压力更大了。因为那女人还带来了一个孩子。无奈,他只有到处去挣钱。

达娃和普布说话的时候,次洛吃完了饭。他先向达娃告了一下别,说自己刚回来,累了,要回房休息,然后就到了自己的房间。

好久没回来了,一躺在自家的床上,次洛就感觉特别的亲切。自家被褥的那种亲切感,让他好久好久都觉得内心非常的激动。现在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比他读高中时有了明显好转,家里的被子全部是新的。想着那些盖着一床破被子过冬的日子,次洛就感到有点不堪回首,心中的酸楚感又涌了上来。怎么也睡不着。后来,他干脆起床,从包里拿出了一些东西来看。后来,他翻到了一张包裹得很严的纸,找开纸,里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绽开着甜甜笑脸的姑娘。刚看到这张照片,次洛的心中一怔。他呆呆地看着照片上的人。

次洛感觉手中的照片,就犹如一张时间的履历表,不能觉察出它任何的流逝轨迹。他恍惚记得,在某一个城市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女孩正痴痴地站在他的身后,默默地注视着他的背影。次洛一边前行,一边向四周张望,但是,所有的目光,甚至包括眼角的余光,都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那双忧郁的眼睛。次洛把自己的理想,在身边的青草地上缓缓铺展着,就像对自己刻意呵护的珍宝。次洛一边前行,一边还唱着歌,高原的音符也将他自己心中那片美丽的梦想轻轻地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和空气之中。次洛一路前行,不管到了哪里,也不管自己是做了什么。任何时候,次洛都将自己对音乐的感受与这个城市的脉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次洛认为,自己心中的那一个梦,必须要努力实现。因此,他在学业之余,就不停地利用空闲时间来寻找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次洛想当歌手的梦想。

次洛一直在这个城市的各种娱乐场所出入着。白天时,他在学校上课,而一到晚上,就背着自己的吉它游走在各个演出场所。对次洛来说,每天晚上的演出都能挣一笔不菲的劳务费,这当然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梦尽快地得以实现。次洛一天到晚都在忙碌着,几乎忘了自己身边还有其他的人。

一天,当次洛又走进一个歌厅上台演唱时,突然,一个服务员给他送来了一束花,说是一个叫天上的云的歌迷送的。那是一束玫瑰花,每一朵都娇艳欲滴。次洛当时也没有在意。在歌厅唱了这么久的歌,他也有了一定的拥护者,已经常遇到送花的人。但没有想到,后来,只要他一出现在歌厅,就会有一个人送来跟那天一样的一大束花给他。后来次洛感觉有点不对头了。他问了服务员,服务员每次都说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姐,但她每次都是叫花店的服

务人员直接送过来,自己从不亲自出面。次洛觉得很奇怪,他有时还吩咐服务员抽空帮他留意一下,看是台下的哪一个歌迷。但服务员努力了几次,却都没有查到。后来,天上的云更是频频地向次洛送花。

就这样,次洛在那个城市里的两年多时间里,只要晚上一上台,就会收到玫瑰花,成了一个惯例。

随着次洛登台次数的增多,这个城市里的好多人都认识了他,名气也日渐隆起。后来,有几家大型歌舞厅专门请次洛去当特聘歌手。这样,次洛就不用再在这么大的城市里漫天飞舞了,只是每周排好班,定时到那几家歌厅去就行了。

即将大学毕业时,当地一家唱片公司主动联系了次洛,说是准备为他出专辑。次洛很兴奋,他想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是他迈向专业歌手的一条途径。但唱片公司在与次洛洽谈时,却提出了一个条件,说是由他们出资打造的这张专辑,风格必须由公司来决定。这一要求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次洛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那就是想凭自己的实力把高原上的歌声带给全国的广大听众。因此,他对公司建议,新专辑的打造最好还是以民族的因素为主。但公司认为,他现在还只是一个新人,因此,全搞民族音乐,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决定次洛的这张专辑还是走时下的流行路线。次洛听了,就有点踌躇。虽然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但是,他却不想当成了歌手之后自己身上却没有了民族的东西。因此,与唱片公司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一天晚上,当次洛又在一家歌厅演唱时,不知怎的,唱完一首歌,他就跟观众述说自己的苦恼,说到动情处,观众们感动了对次洛的想法给予了特别的支持,报以热烈的掌声。次洛在台上流下了泪。他向大家说,自己是一个

来自雪域高原的人。自己来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把雪域文化中的精髓向大家介绍,这些精髓也包括自己的歌声。因此,他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他一定要把它搞成一种向世人推荐藏民族音乐的名片。所以,无论唱片公司怎么要求,他都决定,自己坚决不会让步,即使最后唱片出不成,他也再所不惜!整个台下掌声一片。

正当次洛在台上动情地给大家说着话的时候,服务员又给他送来了一束玫瑰花。又是天上的云送的。看着那一束花,次洛感到了一丝安慰。接过花,服务员还递给了他一张纸条,他借着台上昏暗的灯光,看到了纸条上写着一行字:次洛,你一定要坚持!我相信,不久之后,你优美的雪域之声就会传遍全国!纸上写着几个大大的“坚持”字样,后面署名“天上的云”。字体很娟秀,一看就是女孩子的笔迹。次洛想,看来天上的云就在现场。次洛想,说不定天上的云根本就是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就是到了自己的面前,也不知道是谁。为了表示感谢,他当场把纸条上的内容向全场观众念了。念完后,台下又是掌声一片,次洛也是泪流满面。他感到,这个天上的云,似乎已与他心灵相通了。

次洛想到这里,屋里的灯光模模糊糊,抬头看看外面,感觉眼睛很朦胧,充满了一种雾状的东西。

这时,他听到达娃对爸爸说话了,达娃说,普布,我的房子动工时,你可一定要来帮忙啊。普布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放心,达娃老弟,你的房子一开工,我马上就过去帮忙!达娃说,好兄弟!次洛就听到屋外传来了一片笑声。

次洛回来的时间不长,但在下午去拉珍的藏毯厂的路上,看到了不少人家正忙着盖房。他问了拉珍,知道在这次的新农村建设中,村民们为了尽快把自己的房子修成,都互换劳力。一般是你家修房的时候,我来帮忙,我家修

房的时候,你来帮忙。这样做,节约了不少的现金支出。

次洛关了灯,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他的头一挨上枕头,一束娇艳欲滴的玫瑰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第二天早上,次洛还没有起床,却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一阵喧哗。

他连忙掀开被子,披上衣服,走了出去。站在自家二楼的阳台上,次洛看到了外面拉姆的房子周围聚了好些人。

次洛走了过去。

他看到拉姆正在与人争吵。

央吉和拉珍也站在人群里。与拉姆争吵的人是拉珍的母亲德吉。次洛到内地读书前,本村最好的两个妇女就是拉姆与德吉了。现在却看到两人在吵,次洛有点惊讶。看到次洛过来,央吉从人群里挤出来到了他的身边。次洛问,怎么回事?

央吉说,还有什么事?还不是因为拉珍家与拉姆家紧邻着,而在这次政府出资资助大家修房子时,两家差不多同时动工,把原有的房子拆了,没有了圈养牲畜的地方。所以,拉姆和拉珍家就把家里的牲畜都暂时圈养在村子边一处早就废弃的房子里。两家的牲畜用一个栏杆分开。没想到,前几天拉珍家的那条藏獒守在那处废弃房里看护自家的牲畜时,拉姆家刚从县城里买来的一条名叫西门达尔的奶牛却从栏里窜了出来。那条奶牛是拉姆家倾其所有后才买到的,还是政府专门的扶贫项目,给予她家一定的资助后才买起来。那天西门达尔一窜出来,就被藏獒看到。那条藏獒认为是自家的牲畜跑出来了,就堵了上去,想把西门达尔赶进圈。但没想到这只纯种奶牛,体格高大,见到赶它的藏獒时,并不买帐,相反还想绕过藏獒往外跑。一只狗一条牛就发生了冲突。几个回合下来,西门达尔还是想冲出去,这下,藏獒

可就不干了。最后,它的情绪一上来,就猛地蹦起,在西门达尔的脖子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藏獒的牙齿异常的锋利,这一口下来,西门达尔的脖子马上就被咬出了一个大大的口子,随即鲜血直冒!

幸好两家人及时听到了藏獒的吠叫声,起来制止了藏獒与奶牛的冲突。但奶牛的伤势非常的严重。因为是自家的獒咬的,拉珍母亲德吉连忙叫人去乡里请了兽医,给西门达尔治了伤,才保住了命。但经过藏獒的那一口,西门达尔却受到了极度的创伤,好久都没有完全复原。而拉姆一家收入本来就不高,还指望靠这头政府资助购买的奶牛,能早点为家里挣钱补贴家用。没想到这样一来,奶牛命是保住了,却元气大伤,因此拉姆一家很不平,一直想要拉珍家除了医药费外,再给予一些其它的补偿。但拉珍的母亲认为,这是突发事件,谁也没法预料得到,况且自家为了医治西门达尔也出了不少钱,因此就拒绝了拉姆家的要求。今天早上,拉姆觉得自己心中还是不能平衡,因此又到拉珍家门口叫拉珍母亲给一个说法。两人就再度吵了起来。

次洛听了,说,村干部不管此事吗?

村干部?央吉噘起了嘴,说,我们村总共才这么一点人,大家平时都熟得不能再熟,而这种事是两家都有理,村干部又能怎么办?次洛说,那就任凭两家这样啊?央吉回答,本来拉珍姐说,适当给拉姆家一点赔偿,但她妈不干,说自家又没有理亏,凭什么还要给钱?就这样一直闹了下来。次洛看见拉珍就站在人群的一边,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很是尴尬。

次洛走了过去,站在拉珍的身边,轻轻拉了拉她的衣角,然后说,拉珍,出去转转?拉珍回过头,说,好吧。显然她早就看到次洛就在人群里面,说完转身向人群外走去。

两人一会儿就离开了村子。次洛说,你现

在不用回藏毯厂吧？拉珍说，我叫人帮我看着，现在也不想回去。

次洛笑笑，这种小事把我们的大厂长给难住了？

没有啊，拉珍回答，只是觉得大家为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吵起来没有什么意思。

是啊，我也这样认为。毕竟都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了，而且你妈妈以前和阿佳拉姆的关系又那么好。

就是。但要想不让她们再吵，现在看来还真的有点难。

你不能想点办法？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说赔一点，妈妈又不让。拉珍叹了一口气，又说，次洛哥，你好久没回来了，陪我到坝子上去转转？

好啊，次洛说，我一回来，就想到坝子上去的！哈，那我们现在一起去吧。

两人就沿着村边的一条乡村小道向一个坡上走去。

这条路很窄，很陡，全是土路，一直向坡上延伸。

爬了一会儿坡，两人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块大大的平坝。这块坝子的面积差不多有近十个足球场那么大，上面却是一马平川的情景，看着就让人惊讶。的确，着四周全是山，突然在一个地方出现这么一块平坝，真是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块平坝与四周的高山比起来，就有如一个摇篮的底部。而且，平坝周围，是一些深不可测的狭谷。

次洛和拉珍在坝子上转了一圈，走到一个靠近坝子边缘的地方，几乎是同时，两人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地方，然后两人相视一笑，在一块平滑的石头上并肩坐了下来。

次洛问拉珍，想我们上次来这里，都是四年前的事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是啊，拉珍看着坝子边缘的狭谷，眼睛似

乎要掉下去了，说，想起来还让人感慨呢。那时，你高考考好了，而我，却没有上高考录取线。我记得，拿成绩单那天，你还默默地陪着我在这里呆了整整一个晚上呢。

次洛说，那次，可把你的家人给急坏了，他们到处找你，怕你出事呢。

次洛哥，那天晚上你和我一直都坐在这个地方，记得吗？

记得。

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你抱着我，一动不动，就那样坐了一夜？

记得。

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我在你怀里睡着以后，你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披给了我？而第二天早上，你打喷嚏的声音把我给惊醒的？

当然记得。

拉珍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魇。但笑意刚上脸，她却又叹了一口气，说，那时我虽然落榜了，但感到与你在一起，好开心，好开心。

那现在和我在一起不开心了？

也不是，只是感觉四年后，你、我之间有了一种距离。拉珍说。

怎么会呢？次洛看着拉珍。

拉珍站了起来，走到坝子边缘。次洛也走了过来，站在她的身边。两只鹰在高空徘徊，嘶鸣的声音让人感到内心空旷。

坝子下面，他们的村庄就静静地躺卧在那里。从坝子往下看，村子显得很小时，房屋犹如一个个豆点，犬牙交错地排列在一起。

拉珍静静地站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她伸手指着一个方向，说，你看，那个引水渠，现在还在呢。

次洛说，是啊，还是没有变。

那个引水渠，现在都还能用。拉珍说。

是吗？看来当初修这个引水渠的确是下了功夫的啊。次洛若有所思地说。

那道引水渠,距离他们大约二三十米。引水渠的渠道,一直通过一道山脊伸向远处一座山的山顶,然后在那个地方转了一个弯,就不见其身影了。村子里的人都知道,这道引水渠,是一直通到很远的一座雪山脚下的。那雪山很大,终年都有积雪。一旦气温上升,积雪就会融化,融化了的水就会顺着引水渠的渠道,流到这个坝子上来。

几十年前,这个村所在的乡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曾组织全乡几千号人,在这个坝子上搞起了农业生产。因为种植需要,组织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开凿了这条渠,把远处雪山的水引到坝子上来。当时人们的热情很高,虽然坝子上的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都吃在这里,住在这里。乡里还专门把学校搬到了坝上,临时在坝上搭起了一些房子。全乡的人一起努力,竟把这块坝子搞成了一个农业生产基地。基地建成后,还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褒奖,当时的一个中央领导还亲自为这个乡签发了一道嘉奖令。

听说,当初嘉奖下来时,全乡的人都在坝上了忘情地跳起了卓舞。

次洛在去内地读大学之前,还是本乡卓舞队的一名队员。

拉珍最初注意次洛,也是因为卓舞。那时次洛刚刚进卓舞队,一天晚上,村里要搞一场卓舞表演,刚从学校回家的次洛就被大家拉进了队里。当时的拉珍就站在一边观看。拉珍和次洛虽说从小一起生活,但平时大家也就互相把对方当成邻居来看。但自从那天次洛进卓舞队当着拉珍的面跳了舞之后,拉珍就把次洛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了自己的心房里。

后来,两人又一同到地区读高中,而且读同一个年级。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拉珍却一直都默默关心着次洛。

次洛和拉珍,就犹如跳卓舞时,舞者与腰

上的鼓般默契。

现在,拉珍就站在次洛的面前,但是显得心事重重。

次洛拉过拉珍的手,说,拉珍……

拉珍望着他的脸。

次洛说,拉珍,我们再转转,就回去吧。

拉珍轻轻地点了点头,显得有些失望。

两人就在坝子上转了起来。没有什么言语。

现在的坝子,早就没有当年学大寨时的景像了。还是那么平的地面,却看不见庄稼了。当年的人,凭着一腔热情,硬是在这个缺水而且海拔极高的地方种下了许多农作物。毕竟条件的限制,收成也不怎么样,后来荒废了。不过,这几年村里人觉得这个地方毕竟投入了大家那么多的心血,荒着也怪可惜的,于是,就在上面栽种了许多适合在高原上生长的树木,比如北京杨、藏柳,还比如一种叫沙棘的树种。

次洛和拉珍在坝子上默默地转了一圈,许多长势良好的沙棘在他们的面前迎风摇晃着。

两人在坝子上转着,感觉有一点尴尬。次洛不知是怎么回事,几次想主动和拉珍说说话,但看到拉珍心事重重的样子,又开不了口。拉珍默默地走着,就好像一个沉默的轮子,只知往前走,而不管身边的其它东西。

突然,坝子上传来了几声鹰的嘶鸣。

拉珍终于抬起了头。

次洛看到,湛蓝的天空中,几只雄鹰正在高高的天际上飞翔,偶尔发出一两声嘹亮高亢的尖叫,似乎要穿透整个天空。

次洛说,这只雄鹰可真可爱,它们很自在。

拉珍没有回答,只是仰着头看高空,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迷醉。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真羡慕这只自由自在的精灵啊。

为什么?次洛问。

拉珍似乎是怕惊扰了那只鹰,小声地说,

羡慕他们想飞好高就飞好高啊。

是啊。不过我们是人,要想和他们飞得一样高,却不太可能哟。次洛看着拉珍脸上露出的可爱表情,笑了。

那有什么呢?只要我有它们那样一双翅膀,那我就能像鹰一样,用翅膀来飞翔了!拉珍还是一脸的陶醉。

像翅膀一样飞翔?次洛看着拉珍,突然之间竟有一点无语。

是啊。我想说的就是像翅膀一样飞翔!拉珍有点兴奋,说,真想自己有一双像鹰一样的翅膀,那想飞多高就能飞多高了!拉珍看着天际,说。

那你飞得太高了,我们加查可怎么办啊?到时候你就看不到加查了。次洛开玩笑地说。

怎么会呢?拉珍没看次洛,仍是眼睛盯着天际,说,我想飞得高,其实也就是想更清醒地看看我们加查呢。你看,万里高空没有一点云彩,看下面不是更清晰?说不定比我们站在这里看村子,还要一目了然呢。

那你就好好地办你的藏毯厂,等你的企业搞大了,有钱了,那时你也就飞得肯定比这些鹰还要高。次洛说。

是啊。当务之急,是要把我的藏毯厂办得更好。只有这样,家里人和村子里的人生活好了,我才能无忧无虑地变成一双翅膀,在高空自由自在地飞翔!拉珍说,语气中透出了一份坚定。

就是,你想,当初我们读书时,那个日子可真是苦啊!我现在想起家里那时连一床好的被子都拿不出来的情景,就觉得心酸呢。次洛说。

我也是。拉珍终于转过了头,看了看坝子下面的村子,说,那时的日子,可真苦。

那时,村子里所有的房子都破旧得不成样子。哪里像现在,一栋栋新房子,看着就让人觉得舒服。次洛回答。

拉珍点了点头。

一会儿,次洛和拉珍缓缓从坝子上往下走。

到了村庄,刚才的人群早就散了,拉珍家和拉姆家也都关上了门。

次洛问拉珍,现在到什么地方去,拉珍说想到厂里去看看,问次洛去不去。次洛说过一会儿可能有人会从内地打电话过来,他要在家等电话。拉珍听了,面部有些僵硬,但却淡淡地说,那好,你先回去吧,说完就转身走向藏毯厂。

次洛看着拉珍的背影,觉得内心有点空。

回到家里,除了央吉,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央吉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问,你和拉珍姐刚才到哪里去了呢?

次洛说,出去逛了逛。

央吉闪动着大眼睛,说,哥,我可先给你提个醒啊,你可别做出什么对不起人家拉珍姐的事来。

次洛说,我和你拉珍姐之间又没有什么,说什么对不起对得起的?

央吉转过身子,径直面对次洛,说,没有什么?真的?你敢确定?

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电话铃声一响,央吉就一个箭步到了电话机旁,接起了电话。

次洛在一旁问,说,是不是找我的?

央吉听了一会儿,把话筒往桌面上一扔,说,不是找你找谁啊?就是昨天那个女的!

次洛接过电话。

央吉看着次洛,有点生气,转身走了出去。

下午,次洛一个人在村子里转。村子很小,但新农村建设开始以后,在政府的资助下,村子里的所有房子基本上都重修或者翻新了,还没有动工的,也已经开始找地皮,画设计图。整个村子一片繁忙。

次洛正在闲逛的时候,看见村子边上的公

路上升起了漫天的黄沙。这条公路其实就是一条乡村土路，比一般的土路宽一点，能够在上面开汽车而已。一般情况下，只要路面上升起了漫天黄沙，就说明有车子到村子里来了。

果然，一分钟不到，一辆小轿车就从一个拐角处转了出来。

那车子直接开到了村子边上，刚好在次洛的身边停了下来。

一个人从车窗里探出了头，朝次洛喊，兄弟，知道加查村藏毯厂在什么地方吗？

次洛看那人很年轻，脸上还透着稚嫩的痕迹。他指着村子外，说，就在那边。

那边？哪里啊。年轻人看了看次洛所指的方向，但因为山太多，也太高，根本就看出个所以然来。

次洛说，你一直往前开，再转一个弯，就到了。

还要转一个弯啊，兄弟，麻烦你把我们带去，行不行？那人的脸上露出恳求的神情。

次洛迟疑了一下，想自己也没有什么事，就说，好吧。

于是，车子的车门打开，次洛坐了进去。

车子后座上还坐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次洛一边指路，一边问，你们到加查藏毯厂去，有事啊？

开车的那个年轻人说，是啊，我们董事长有事找藏毯厂的厂长。

董事长？次洛回过头望着坐在后座的那个人。

那个看次洛转过了头，就主动伸出了手，说，你好，麻烦你了，我是拉萨藏毯交易公司的王林，幸会！

次洛握住了王林的手，说，王董事长啊，幸会。

王林说，不要说什么董事长了，就叫我王林吧。

次洛笑了笑说，看你年轻，干脆就叫你一声王哥吧。

王林连忙点头，说，就是，就是，叫王哥亲切！他顿了一下，又问，小伙子，看你不像是本地人啊，这么干练！

次洛转过头，笑着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过刚从内地读书回来。

怪不得汉语说得这么好！王林说，以前我下乡，西藏农牧区好多与你一样年纪的小伙子见了我，连汉语都不会说呢。

次洛说，可能是因为他们与外面世界接触太少的原故吧？

王林连连点头，说，就是，西藏有些地方，还是太贫穷了，好多年轻小伙子长到二三十岁，还没有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好事啊。

次洛说，没想到王哥对西藏的农牧区这么了解。

王林说，哪里哪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罢了。不过，西藏农牧区要想真正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要想过得更好，必须许多人都要走出去才行啊！

次洛点头，说，就是，就是。

正说着，那开车的小伙子指着前面，说，董事长，前面就是加查藏毯厂了！

车子在门口按了两下喇叭然后停下。一会儿，拉珍从里面走了出来。

拉珍一出来，就握住了正站在厂房门口的王林的手，说，王董事长，你怎么亲自来了？然后也就转过身，对次洛说，次洛哥，当初我的第一批藏毯，如果不是王董事长他们公司收购，还真不知现在会是什么样呢。

次洛说，当初到隆子县城来收购你的第一批藏毯的那人，原来就是王董事长他们公司的啊。

拉珍笑笑，说，就是啊。

王林哈哈笑了笑,指着次洛说,还多谢这位兄弟带路呢,否则,不容易找到你这个地方哟。

拉珍也笑了笑,说,我们这里太偏僻了!这时,她转头向次洛说,谢谢你带王董事长他们来,次洛哥。

次洛站在一旁,说,谢什么啊,王董事长人很好的!

王林拍了拍次洛的手,说,难得兄弟这么看重我!哈,今天晚上我请客!

拉珍笑了,说,王董事长,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你想请客都不行啊,这里没有像拉萨那样的饭店哟。我看还是我们厂请你吧。

这天,王林先在藏毯厂转了一圈,然后就简单询问了一些有关藏毯加工的细节。次洛自己也没什么事,就一直陪着他们转。次洛发现,王林对藏毯厂兴趣不是很大,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看。当拉珍要处理其它事务暂时不能陪着时,他就在厂房里和那个年轻的司机和次洛说着话。次洛感到,王林来这里可能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收购藏毯。

果然,当拉珍又有事出去时,王林就当着次洛的面,对次洛说,兄弟啊,拉珍这姑娘可不简单啊,一个乡下姑娘,没有任何资金的情况下,利用短短几年时间,就把一个原来根本不存在的藏毯厂搞成了这样一个规模,实在不简单啊!语气中,王林对拉珍充满了敬意。

次洛也点了点头,说,是啊,的确不简单,很不容易。

这是一个有主见地姑娘!王林说,我就喜欢像她这样的,如果我的公司有她这样的员工,我这个老板可就要享福了啊!

那你把拉珍厂长聘请到我们公司去,不就行了?一直站在旁边的那个小司机说。

哈哈,我倒愿意聘请她,但要人家愿意啊。王林望着小司机,笑得很开心。

次洛隐隐觉得,王林此行,肯定是有事来的。

当天晚上,吃过饭后,拉珍把厂里一些离家比较远的职工聚在一起,大家在厂房的空地上集体跳起了卓舞,欢迎拉萨来的贵宾。次洛也加入了人群,和大家一起欢快地跳了起来。次洛敲着腰上的鼓,看着在灯光照耀下人们幸福的脸,就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乡村气息。王林最初没加入人群,只是站在一边看,后来大概是被人群的热烈气氛给感染了,也加入了进来。在跳舞的时候,拉珍先陪着王林跳了一会,等他基本熟练了步法,就转到了次洛的身边。

次洛一边用手拍击着腰鼓,一边对拉珍说,拉珍,王董事长很看重你啊。

拉珍正在配合着腰鼓的节奏跳着,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就问,次洛哥,你说什么?

次洛又说,拉珍,那个王董事长很看重你啊。说完,还特别用手指了一下王林。

次洛用手指着王林的时候,王林刚刚转到他们附近。王林见了次洛的手,就马上靠了过来,说,有什么事啊,次洛兄弟?

次洛说,没什么,说你学得真快呢。

那天晚上,拉珍安排王林和司机在厂里的一间房里休息,次洛在跳完卓舞后也回到了家里。

家里爸爸普布正与达娃喝着青稞酒商量达娃房子选址的事。普布说,干脆就你原来的地基上修得了,那个地方不错。但达娃说,那个地方我们一家人都住了那么多年了,却一直没有飞黄腾达大富大贵,因此想借这次政府出资建房的时机,重新选一个地方修房。普布说,选新址很麻烦呢。达娃却说没关系,我已经选好了地方,就是村东头的那块地。

普布听了,说,那个地方?那可是靠近村边那条小河的地方啊,那里行吗?

达娃坚定地说,没问题,就是因为靠河,才

方便嘛。

加查村位于一个山谷里,山谷紧挨着的一面山脚,有一条河常年累月缓缓流着。河不宽,平时人都可以从河里轻易地蹚过。这条河与平常的河还不太一样。这条河,虽说四周高山环绕,但到了加查村这一带,水流反而越来越小,流速也越来越缓,甚至在村头还莫名其妙地断了流,这让村里很多人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后来有城里人来这里勘测地质,说这里应该隐藏着一条地下河,而地上河与地下河刚好在这个村汇合,否则不可能这样。村里的人听了,都觉得很奇怪,地下还有河?但大家都没法求证,那个勘测地质的也只是这样说了说,就走了。因此,有关地下河的事,就成了加查村的疑案。

普布说,靠近河边,你不怕把房子建在了地下河上?那可危险!

达娃说,什么地下河啊?那还不是那些勘测人员瞎说的,又没有谁亲眼见过。我想没事的,普布大哥!

次洛说,达娃大叔,你要考虑好啊。

达娃看着次洛,大学生都这么说了,那我再考虑一下吧,哈。

这时,达娃看了看次洛手里的一本书,说,你那本是什么书啊?

《李敖传》,次洛说。

李敖?哪个李敖?达娃问。

这个人是台湾的,次洛笑笑。

台湾的?那你看他的书干嘛?

我觉得这个人相当有个性,有自己的主见。次洛笑着对达娃说。

噢,这样啊,看来你还是喜欢有个性,有主见的人啊。那好,我的房子我就决定修在河边了!达娃一拍大腿说。

普布无奈地笑了笑,说,你的房子你愿意修在哪里就哪里,还不是你自己决定。

到时可一定要过去帮忙哟。达娃喝了一大口青稞酒,说。

这天晚上,没有电话打来。次洛在卧室里看了一会《李敖传》,越发被李敖坚持自己立场几十年不动摇甚至连坐牢都不怕的精神所打动。他看了一会儿书,感觉眼皮有点打架,想睡觉了,于是就关了灯上了床。但上床后却还是怎么都不能睡着。他睁着眼睛,在黑暗中看着房间里的夜幕,感觉夜的纤维似乎变成了一粒粒游离的沙尘,在他的耳边、眼边、嘴边飘荡着。他张开嘴用力吹了一口气,这些沙尘又马上无影无踪。等他一闭上嘴,这些沙尘又立即围拢在了他的周围。

次洛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三个月前收到天上的云的纸条时的情景。

那天晚上,拿着写着“坚持”字样的那张小纸条,次洛真的是非常非常地感动。他甚至当即就在舞台上向天上的云表示了自己的感谢,还说自己虽然不知道天上的云是谁,但他一定不会辜负她这么久来对他的支持,一定会沿着自己的理想之路走下去的。不管前面有多大的风险和阻碍,他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话一说完,台下马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以后的几天里,次洛和唱片公司又接触了好几次。但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看法,互不让步。唱片公司后来也没有了耐心,直接对次洛下了最后通牒,说如果次洛在坚持下去,以后他们将在行业界对次洛实行全面封杀。这是一家很有影响的公司,他们这样说,肯定是能够说到做到的。次洛内心有了一些迟疑,毕竟自己是一个新人。对好多新人来说,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非常不容易的。但现在次洛面对这样好的机会,如果仅仅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音乐梦,而放弃掉出唱片的机会,其实,对自己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不过次洛同时又想,自己是一个从雪域走出的歌手,如

果经唱片公司包装后推出,即使红了,但别人以后说起次洛,也不会马上想起他是一个雪域歌手,最好也只是说“瞧,又多了一个流行歌手”而已。因此,在现实与理想面前,次洛感觉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种很为难的境地。

一天傍晚,次洛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小公园去散步。这几天,因为与唱片公司的谈判,他推掉了所有晚上的演出,专门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这天,他在公园里默默地走着,看着周围的人,感觉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只有自己心事重重的。公园挨着学校,学校很多谈情说爱的学生晚上都喜欢来这里,大都是一对一对地呆在公园的隐秘角落说着悄悄话。次洛转了一会儿,坐在一个椅子上,静静地看着公园小湖泊里的一些荷叶,呆呆地发神。

正当次洛感觉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突然有个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全身一个激灵,刚想发怒,却见一张如花的笑靥呈现在了他的面前。那人冲着他说,次洛,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次洛见了,连忙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说,是你啊,吓了我一跳!

这人是次洛的同班同学,叫王晓君,是一个很安静很内秀的小美女。她人很乖巧,但在班里却不怎么与大家交往,平时总是独来独往,显得很深沉的样子。而次洛因为白天忙于学习,晚上又要出去跑场子,所以,对班上的同学,特别是王晓君,了解的比一般同学更少。现在甫一见到她,次洛还有点不太自然。

王晓君却落落大方地站在了他的面前,完全没有平时的那种深沉。王晓君说,次洛,今晚你没有去跑场唱歌?全班的同学,包括老师,都知道次洛有第二职业,所以,次洛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今晚没去。

王晓君说,我看你不是今晚没去,我想你可能好多天晚上都没有去吧?

次洛抬头望了望王晓君,说,你怎么知道?这还不知道?

王晓君在次洛身边的一个位子上坐下,说,看你心事重重的,就知道了。顿了一下,她又问,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因为是同班同学,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次洛把自己的心事给王晓君说了。王晓君听了,虽然脸上现出一些理解的神色,但内心好像没有什么触动。说着说着,次洛就感觉自己给她说这么多也没有什么意思,毕竟别人只是自己的一个同学而已,况且平时也没有什么交往,所以,慢慢停住了嘴。

王晓君一直在旁边坐着,用手支撑着自己的脸,看次洛突然停了下来,就说,怎么不说了?

次洛说,算了,给你说了意思也不大。

是啊,王晓君说,的确,我又帮不了你多大的忙。她闪动着好看的大眼睛,说,不过,我想劝你,心情不要太过沉重,说不定明天,什么就都变好了呢?

有可能吗?明天?次洛淡淡地问。次洛也觉得,和一个人谈这些与她自身利益毫不相干的事,有一点对牛弹琴。

怎么没有可能?王晓君还是眨着她的大眼睛说。

哈,希望这样吧,次洛无奈地笑了,觉得这个小女生还真的很可爱。

这天晚上,次洛和王晓君在公园里呆了一会儿,然后就象一般同学偶尔碰面那样,分手回了学校。分手时,王晓君还在安慰次洛,叫他回去好好休息,说不定明天就有好消息了呢。次洛看着她,微笑着点了点头。

第二天上午,次洛因心情的原因,课都没有去上,一人呆在寝室里。他一个人在寝室里呆着,什么事都不想。后来,感觉没意思,干脆就睡起了觉。午饭时同学们回寝室叫他去食堂

吃饭,他也不想去,就一直在床上昏昏欲睡。后来,次洛竟真的又睡着了。

突然,次洛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他连忙睁开了眼,看寝室里已经没有了一个人。他揉了揉眼睛,敲门声还在继续,同学们肯定又去上课了,因为次洛看了看床头的钟,指针都指向了下午四点。他翻身起床,开了门,却看见有个人正站在了门前。

那人说,打你电话,怎么不接呢?

次洛连忙转身掏出枕头下的手机,一看,却没电了。

他把手机给那人看了,摇了摇头,然后问,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

那人说,什么有空,我从上午十点起一直都在联系你!

有什么事?次洛问。

公司同意你的条件了!那人说。

真的?次洛欣喜若狂,一把抓住了那人的手。

这人就是一一直在与次洛谈判的那家唱片公司的代表。

次洛忙请他坐下,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然后又倒了一杯水放在他的面前,说,公司怎么同意的?

那谈判代表说,这个我可不知道,昨天公司还在坚持原先的立场,还说不想再与你接触了。没想到今天早上,公司老总让我马上联系你,说答应你全部的条件。

怎么会这么突然呢?次洛问。

我也不知道,代表回答,不过我好像听公司里的人说,这事和一个叫雪儿达娃的人有关。

雪儿达娃?次洛一下坐在了寝室的地板上,感觉自己的神情有一点恍惚。这个名字他一点都不熟悉,根本不知道是谁。是谁会在这关键的时刻帮了他?他的头脑一片混乱。这个

结果来得太突然了。虽然是自己期盼了许久的,但猛然从代表的口中说出来,还是让他觉得有点不真实。但公司的代表就坐在自己的面前,看来肯定是真的,他咬了咬自己的嘴唇,感觉很疼,根本不像是在做梦。

代表给次洛说,公司请你明天上午去,大家把合约签了。次洛连忙答应。送走代表,次洛马上到寝室的楼下买了一大罐啤酒。因为自己是歌手,要保护嗓子,所以次洛一般不喝酒。但这次,次洛从楼下把啤酒买回来后,就一个人开始狂饮。

这天晚上,次洛再一次来到了平时自己常来的那家歌厅。这个地方是自己这几年来根据地,次洛想在签约前最后一次来这里与多年来支持自己的歌迷见见面。他一上台,又有服务员给他送上了一束玫瑰,玫瑰上又附了一张纸条,纸条上的落款依然是“天上的云”。纸条上,除了落款,只有一句简简单单的话:恭喜你即将签约!

次洛看着纸条,想,这个天上的云还真是厉害啊,我刚一上台,就恭喜我,她是怎么知道的呢?这时台下的歌迷嚷成了一片,次洛只好把花放在地上,开始给大家唱歌。

最后,次洛给歌迷们说了自己即将签约的消息,台下立即欢声一片。他又向大家说自己以后可能会离开这里,专心出唱片了。几个歌迷马上跑上台来,哭着与次洛抱成一团。

第二天,次洛到了唱片公司,与公司正式签约,还有两个月就大学毕业时,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歌手。

后来的一天,次洛在校园里碰到了王晓君。王晓君看着次洛,说,很精神啊,心想事成了?

次洛点了点头,说,这还要多谢你那天的鼓励呢。

我就说你没问题吧,现在证明了我说的不

错。

是啊。

那请客啊。王晓君笑盈盈地说,有点俏笑嫣然。

这天晚上,次洛在学校门口的一家小餐厅里请王晓君吃了一顿便饭。

次洛想着想着,觉得自己头上的黑色纤维越来越浓,越来越沉,终于,他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次洛还没有起床,央吉就敲门走了进来。次洛问央吉有什么事。央吉说,你才知道睡,刚才拉珍姐来过了,见你还没有起床,就叫我给你说,你醒来后到她的厂里去。

次洛说。这么早,到她的厂里去干嘛?

央吉用手指刮了刮他的脸,说,真不知羞,你看看表,几点了?还早?

次洛一看,都上午十一点了。他连忙起床,问,拉珍没有说有什么事吗?

这倒没说,央吉说,反正她的藏毯厂又不远,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次洛起床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头有一点晕,他草草地洗了脸,准备出门。普布问他吃不吃早饭,他摇了摇头,只是在家里抓了一把奶酪,塞了几粒在嘴里。普布抬起头,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次洛等了一会儿,普布终于开了口,问,次洛,那一直给你打电话的那个女孩……

普布还没有说完,次洛就往外走,他边走边说,爸爸,拉珍在厂里等着我呢,我得快去。

说完就出了门。

普布望着他的背景,怔怔地不发一言。

次洛出村子时,看见村边的那个废弃房里空荡荡的。因为拉珍家和拉姆家的房子都修好了,两家的牲畜都送回了家。次洛走过那里,看见达娃正在河边站着。他喊,达娃大叔,在干嘛啊?

达娃回过头,说,在我家的新地皮上看

看呢。

准备在这里修房啊?次洛问。

是啊,你觉得怎么样,大学生?达娃笑着问次洛。

不是说这里有地下河吗?次洛说,你真的一点都不怕?

怕什么,就是有,也是在地下好几十米呢。

也是啊,次洛又问,听说达娃大叔这次到拉萨打工挣了不少钱,以后还去吗?

当然要去啦,有钱挣,多好的事啊。我还准备修好房之后,在村里组织一支民工打工队,到拉萨去呢。

有这个想法,好啊!次洛说,看来达娃大叔的观念真的有进步了。

新农村嘛,不可能只有新房子啊。如果只有新房子,而观念不更新,没有更多更好的挣钱的路子,是谈不上什么新农村建设的,你说是不是,大学生?我们现在在政府的帮助下建起了房子,过起了比以往好得多的生活,但还要过得更好才行啊,否则,怎么对得起政府的关怀?达娃笑盈盈地说。

哈,达娃大叔出去几个月,思想就有了这么大的转变,这可真的不敢想象呀。次洛笑着对达娃说,那以后大叔在城里发了大财,可要想到我呀。

哈,你调侃你大叔啊,次洛侄子?达娃一边看地形,一边说,你是大学生,见过的可比你大叔见过的多多了!

告别了达娃,次洛到了拉珍的藏毯厂。

藏毯厂的人都很忙,次洛直接到了拉珍的办公室,他看见王林和他的小司机都在那里。

王林见了他,说,兄弟,你终于起床了。说完就笑了起来。

次洛有点不好意思,说,刚从内地回来,可能还有点高原反应,晚上老睡不着觉,白天就起得晚了,真是见笑了。

这没有什么，王林说，不过你从小是在高原上长大的，还有高原反应啊。

可能是我这次在内地呆的时间久了，次洛回答，大学四年，我都没有回来过。说完，他又扭头问拉珍，找我有何事，拉珍？

拉珍说，次洛哥，不是我找你，是王董事长找你。

这样啊，次洛望向王林，王林一把拉过次洛，然后把他按在自己的身边坐下。

王林说，兄弟，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长得帅，有明星气质！没想到，我昨天一问拉珍，原来你还真是一家大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啊。

不好意思，次洛说，才刚签约，还没有发过唱片呢，其实还不能算是歌手。

哈，还这么谦虚，我喜欢！王林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兄弟，有一个事，我想和你商量。

什么事？次洛望向王林。

王林说，你知道，现在藏毯在国际国内都很受欢迎，而我们公司又主要是经营藏毯的，因此，我想把公司做大！

这是好事啊，但不知与我有何关系？次洛问。我们董事长想请你做我们公司的代言人！旁边的那个小司机插嘴说。

王林看了看小司机，说，你看，扎西都等不及了，就先说了我的想法了，哈！

次洛吃了一惊，说，找我当代言人？

就是请你帮我们公司拍广告。小司机扎西说。

次洛感觉有点突然，他怔了好一会儿。

这时，王林又说，兄弟，你帮我们公司代言，我们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次洛还是有一点发懵。王林说，这样吧，你先考虑一下，我到厂里去转一转，看看藏毯。

王林和小司机扎西出去了，拉珍看着次洛，说，感觉很突然？

次洛点了点头。

拉珍说，其实王董今天早上给我说这个事的时候，他也说是刚刚想到的。他说你外形长得俊朗，又从小在高原上长大，还是大唱片公司马上全力推出的歌手，适合做他们公司的代言人。

次洛说，拉珍，但我觉是王董这也太突然了。

拉珍笑笑，说，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什么事，只要觉得行，就会马上去做。像这次来我们这里，我先前也是一点都没有想到。

次洛说，那他到底来这里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拉珍回答，其实我真的不明白，按他们公司的规模，我们这种小藏毯厂他也没有理由看得上眼，因为给他们供货的厂比我们规模大的多的是。第一次给他们供货，是因为他们那时刚好缺货，那还说得过去。但没有想到，过了第一次后，他们对我更加的好，只要有货，他们就要收购，而且，还不断给我介绍其他的客户。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王董事长对我们这里这么关心？而且这次还亲自来？

是不是他觉得你这里的藏毯质量比较好？

我们的藏毯质量的确不错，但我们这里的藏毯数量毕竟不多，在他们公司所销出的藏毯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大，所以，不一定是因为这个。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次洛转了一个话题。

那是我的第一批货被他们收购后不久，我到拉萨去推销自己的另一批藏毯。因为上次的钱没有付完，在推销的同时我就去他们公司结余下的款。找到他公司时，他刚好在公司里，我还没有说话，他就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我是隆子县加查村藏毯厂的。我一说，他马上就说，原来我们上次缺货时就是从你那里收购的藏毯啊。我说是啊，他就马上说，那次真是太感谢你

了。我说我还要感谢你们呢。他就哈哈笑了起来,然后就问我还有藏毯没有。我说有啊。他就说,那好,以后你那里有多少藏毯我就收购多少!如果我们这里用不完,我给你介绍其他的客户!之后,他就决定从我们这里永久订购藏毯了,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拉珍说。

这就有点奇怪了,次洛看着拉珍,你不觉得他对你有点太好?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如果不是一直有他收购我这里的藏毯,我的厂也没有现在这样的规模呢。拉珍说,而且,我觉得他对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好。

所以就搭上了我?次洛开玩笑地说。

不是的,他昨天还给我说过,过一段时间,等全村的房子都修好后,他还要免费给大家装自来水呢。

真的?次洛越来越不解了。

是啊。拉珍刚说完,王林就走进了屋子里,说,在谈什么呢?

没什么,只是聊聊。拉珍回答。

想得怎么样了,次洛兄弟?王林看着次洛。

次洛说,蒙承王董看得起,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我可能要先给唱片公司那边通一下气。因为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就说好了的,以后我的任何活动,都要先与他们商量。

这没问题。我想,你的唱片公司会很高兴的。毕竟,你代言了我们的广告,到时在内地所有的电视台一播,对你也是一种宣传,对你的唱片的销量也会有好处的。王林说。

那好,我先给唱片公司联系,一联系完,我就马上答复你,王董。

好的,王林笑呵呵地说,说完,他转过头,对拉珍说,拉珍,我现在想到你们村的那块坝子上去转转。

坝子?拉珍和次洛面面相觑,不解地问,你知道我们这里的坝子?

怎么不知道?王林哈哈笑着说。

我们董事长的父亲以前就在那块坝子上呆过近半年呢。小司机扎西又插话说。

你父亲?拉珍和次洛再次不解地望向了王林。

是啊,当年不是举国“农业学大寨”吗?我父亲是当时的进藏干部,来西藏后就一直在隆子县工作。他到了隆子之后,一听说在加查这个地方也有农业学大寨的,就很兴奋,亲自到坝子上去陪着学大寨的村民生活了近半年的时间呢。王林说。

是这样啊,次洛说,我们村里的好多人都说,当年学大寨的时候,是有一个汉族干部与大家一起生活了好长时间,但没想到却是王董的父亲啊!

哈,现在明白了吧?王林对拉珍说,拉珍厂长,我早就听说过坝子了,不过还没有亲自去过,看来只有麻烦你带一下路了。

拉珍说,王董事长,没问题的!

王林就对小司机说,扎西,我们走吧。

王林和拉珍他们到坝子上去了,次洛准备回家给唱片公司联系一下,把做代言的事说一说,看公司有什么意见。

次洛刚到村子边,就呆了。

他看到了一个人。

是个女孩。

这个女孩是次洛刚回家时,从包里翻出来的那张照片上的那个女孩。

次洛怔怔地站在那里,不发一言,感觉有点手足无措。

良久,次洛才说了一句话,你来了?

那女孩点了点头。

次洛又问,你真的来了?

那女孩还是在点头。

次洛继续问,你真的就是天上的云?

那女孩也跟着点头。

次洛说,那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

王晓君说,你知不知道,我还有一个藏族名字,叫雪儿达娃呢。我也是高原人,怎么会找不到你呢。

雪儿达娃?你就是雪儿达娃?次洛惊诧地说。

是啊,这是我的藏族名字。

雪儿达娃?天上的云?王晓君?都是你?

是啊,都是我。她绽开了笑靥。

我与唱片公司所有的事,都是你帮的忙?

算是吧。不过也不能说是单纯的帮忙,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天生就能当歌手的好材料,如果不当歌手,就太可惜了。雪儿达娃说。

那几年来,一直在歌厅给我送花的也是你?

是啊。

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到哪家歌厅去呢?那里那么多歌厅,我又不固定去哪一家?

你知不知道,每天下午一放学,你一离开教室,我就会一直跟着你?

不知道。

哈,我想也是,你每天下午一下课,就急匆匆地往外赶,怎么会注意到我呢。雪儿达娃说。

你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我的?

大一下学期学校不是搞了一个校园歌手大赛吗?你在大赛上得了第一名。

是啊,次洛点了点头。

那时起,你的歌声就深深地吸引住了我!雪儿达娃笑盈盈地说,后来,有一天与朋友偶尔去歌厅,一下发现了你在那里,从此,我就一直关注你了!

这样啊!次洛讷讷地说,真没有想到!

还不请我进去?对客人可不能这个样子啊。你家是哪座房子?雪儿达娃笑着说。

你怎么会有一个藏族名字叫雪儿达娃啊?

次洛边在前面带路边问。

我本来就是藏族啊。雪儿达娃调皮地笑了。

真的?不像。次洛看着她。

其实,真正意义上说,我不完全是藏族。因为我爸爸是汉族,妈妈是藏族。

难怪!次洛说,那你最喜欢你的哪一个名字?

首先是雪儿达娃,其次是天上的云,最后才是王晓君!她笑着说。

那以后就叫你雪儿达娃吧!次洛说。

好啊!雪儿达娃一口就答应了。

把雪儿达娃带进家门的时候,次洛的一家人都在。爸爸和妈妈看到突然来了一个人,都望着雪儿达娃发愣,央吉则放下手里正看的书,说不出话来。

次洛向家人介绍了雪儿达娃。

全家人对雪儿达娃似乎都有一种疏远感,特别是央吉,在私下里拉着次洛的手,说,哥,这是怎么回事?

我都说了,是我的同学啊。次洛说。

同学?是一般关系的同学?央吉带着疑问。是啊。

真的?一般的同学会在你刚刚到家没几天,就马上跟着找到我们家了?央吉问。

你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吧,问我这么多干嘛,人小鬼大!次洛说。

小,你就知道我小,不过我倒要看看,到时拉珍姐看到了这个什么雪儿达娃,看她有什么反应!央吉嘟着嘴小声地说。

没多久,家里人都借故出去了。雪儿达娃望了望次洛,说,看来大家对我不怎么欢迎啊。

哪会呢,你多心了,他们的性格就这样。次洛回答。

你就不必给我台阶下了,雪儿达娃说,虽然我从小就在内地长大,但对于有我一半血统

的民族的性格,我还是了解的。况且我妈妈也曾经给我说过啊。

是吗?那你妈妈给你说过什么?次洛问。

我妈妈说,藏民族是世界上最热情好客的一个民族!雪儿达娃说。

那你觉得我们家不热情了啊?次洛有点开玩笑地说。

这倒不是,可能是只针对我一个人吧?她回答。

两个谈了好一会儿,次洛才知道,原来,雪儿达娃的父亲好多年前曾在拉萨做过生意,后来,还在高原上认识了她的母亲,两人结婚后,雪儿达娃的父亲因为生意主要转向了内地,所以,就带着她母亲也到了内地。到内地后,她父亲的生意是越做越大。所以,雪儿达娃从小就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后来,她在学校里遇到了次洛,因为母亲的关系,一开始就对他有了亲切感。之后,听了次洛唱歌,更是觉得他非常的不错,内心里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愫。到后来在舞厅里见到次洛登台表演,就完全被次洛的魅力和歌声所征服。因此,只要次洛一出来唱歌,她就马上打电话给花店送上一束玫瑰,表达内心的情感。因为时间久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她要花,花店都会马上派专人送过来,直接送到舞台上,这样,就避免了与次洛的面对面。而且,她也害怕次洛知道后会不好意思,两人每天也要在学校见面。如果次洛知道送花的人是她,有可能会引起大家的尴尬,所以,每次都用“天上的云”的名字来送花。

但一天晚上,次洛在歌厅里给所有歌迷说了他自己近来所遭遇的一些事,特别是有关唱片的事,次洛的真诚,马上让她觉得自己必须立即为他做点什么。所以,她当天晚上就在给次洛送玫瑰花的时候,附了一张叫他一定要坚持的纸条。之后,她就主动找到了那家唱片公司。唱片公司对她说,他们捧一个歌手,是以赢

利为最大目的的,因此,他们不会在一个新人的身上去冒险。她听了,就说,那唱片公司要怎样才肯让步?唱片公司说,除非有人赞助或是由次洛自己出钱出唱片,否则免谈。她当即就给唱片公司说,没问题,以后次洛在这家公司出的所有唱片,她都全部出钱!她做生意的父亲曾专门给她开了一个账户,上面的钱本来够她自己开一家公司了。唱片公司见有这么好的事,就马上答应了她的要求。但她同时给唱片公司说,暂时不要把这一切告诉次洛。就这样,当她在公园里遇见了次洛后的第二天,唱片公司就主动找上了次洛,与他签了约。

次洛签完约后,就没有到歌厅里去了,一直在准备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因此,她也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才偶尔能见上次洛一面。

后业,毕业的头一天晚上,班里所有的同学都聚在一起,开了一个毕业派对。开完派对,有女生说,为了感谢男生们四年来的照顾,他们也要到男生的寝室里去帮男生们收拾一下行装。所有的男生都非常高兴。这样,她就装做不经意的样子到了次洛的寝室,帮次洛收拾。在收拾时,她就拿出了一张自己的照片,悄悄用一张纸包好,放在了次洛的行囊里。在纸面上,她写了“天上的云”几个字。

次洛听了这些,真是非常地感动。

他望着雪儿达娃,说,雪儿,真是辛苦你也为难你了!

没什么,雪儿达娃说,只要你以后能展现你的才华,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对我这么有信心?

当然了,我在歌厅里,都听你唱了那么几年的歌了!雪儿达娃笑了。

这时,门外响起了汽车停下的声音。不一会儿,拉珍的声音就传了进来。她喊,次洛哥,王董来了!

次洛迎了出去。

王林一边往里走，一边说，你家修得还不错嘛。

次洛回答，还可以，不过政府给了一定的补贴，才能修成这个样子。

哈，王林笑了，说，如果再过一段时间修，你出名了，挣了钱，你就不需要这些补贴了。

王林走了进来，坐下，次洛给大家倒好酥油茶，倒好后，他喊，拉珍，帮我再打点酥油。喊了几声，却没见拉珍过来，他往屋子里看了看，不见拉珍的人影。次洛问王林，王董，拉珍呢？

王林说，奇怪了，刚才一起进来的呀，到哪里去了？

这时，普布和达娃也进来了。

王林连忙站了起来，次洛给大家介绍。普布和达娃见了王林，听王林说他父亲以前在坝子呆过半年的事，显得非常的亲切。他们两个都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都亲自参与了当时的“农业学大寨”活动，也在坝子上守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因此，一提起那段岁月，两人都觉得特别投缘。三人不断地喝着青稞酒，后来，达娃还把自己想在河边修房的事给王林说了。王林听了，说，这可不必要急，我马上叫人来勘测一下，如果那里真是地下河所在，我想还是不要修在那里了，毕竟危险。

达娃听了，说，这怎么好意思呢？还要麻烦你专门请人过来。

王林说，没有什么，想当年我父亲从这走了之后，就一直挂念着这里。他一直对我说，这里的人好，很热情，曾经对他相当的不错。他还给我说了几件事，一件是他在坝子上，因为天寒，脚生冻疮流脓了。后来，一个藏族老妈妈每天晚上用热水给他烫脚和揉脚。这样，他的那双脚才没有受到更大程度上的损伤。而到他走时，他都不知道那个藏族老妈妈的名字。另一件事是开渠引水时，炸药把一块石头炸向了他的头，是另一位藏族同胞，奋不顾身地上前，把

他扑倒，然后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那块石头。因此，他老人家一直都很感激这里的藏族同胞。在他退休后，还一再叮嘱我，以后有机会一定要代他好好地报答这里的乡亲们！幸好这几年他的生意做得不错，所以，他就觉得，应该是到了为隆子的乡亲们做点事情的时候了。

大家听了，都对王林父子对隆子的这份深深的情意所感动。这时，次洛听到一边传来了一阵抽泣声。

接着，他就看见雪儿达娃走了出来。

他一怔，心想，刚才忙着接待王林，不想却没顾上雪儿达娃。

雪儿达娃一出来，就说，这事真感人！

大家都看着雪儿达娃。

次洛连忙介绍。

这天，王林还说，他要为这里的乡亲做一点事，以后，只要是这里的藏毯，他都全部收购，另外，只要乡亲们有什么困难，他都尽可能帮忙解决，还说了诸如要安装自来水和修建沼气池方便村民生活等等计划。

屋里的人听了，都一齐叫好。

达娃说，王董，我们非常感激你。但我觉得，你这样帮我们，还不如给我们找一些挣钱的机会。比如你支持拉珍的藏毯厂，这方法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好。但如果你全部无偿地给我们配置一些东西，我觉得不是万全之策。

王林听了，马上就问，那你认为……

达娃说，我准备房子修完后，组织一支本地的民工队到城里去打工，如果那时王董能支持我们，帮我们找活干，我认为就是最好的了！

好啊，王林说，我们汉族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说你直接给一个人鱼，还不如教会他捕鱼的方法。我觉得你的想法比我的更好！只要以后你把民工队组织成了，我一定帮忙！不过我刚才说到的那些专门针对加查的计划，我也一定要帮大家做到。

全屋的人都拍起了掌来。

在大家谈话的过程中,次洛四处张望,他不知拉珍到哪里去了。雪儿达娃也一直在注视着次洛的神色。

一会儿,拉珍又走了进来。次洛问,拉珍,刚才到哪里去了?

拉珍坐在一个角里,不言不语。幸好其他人都在讨论王林的建议,没怎么注意到他们。后来,拉珍走到了院子里,次洛跟在她身后,也到了院子里,

拉珍站在院子里默不作声。

次洛问,拉珍,怎么了?

拉珍仍是不说话。

次洛上前,说,拉珍,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

正在这时,雪儿达娃也走了出来。她一直在注视着次洛,见次洛出去了,也跟着出来。她一出来,就对次洛说,噢,次洛,这位大姐你还没有给我介绍过呢。

拉珍一见她,好像就有点来气,次洛还没来得及张口介绍时,就说,这位小妹妹,我看你并不比我小啊,怎么这么有礼貌,叫我大姐?

次洛有点尴尬,他恍惚明白了刚才没见到拉珍的原因。他拉过雪儿达娃,对拉珍说,这是雪儿达娃,我大学同学。然后又对雪儿达娃说,这是拉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知道了,刚才央吉已经给我说了。拉珍又说,不过我还是很欢迎你的到来,雪儿同学!

雪儿达娃也显得有一点不自在。她说,你叫拉珍吗?那以后我就直接叫你的名字了。

那样最好!拉珍说完,转身走进了屋子里。

雪儿达娃看着次洛,说,看来她可不仅仅是你邻居那么简单啊。

次洛说,这个,也不好说。

这还有什么不好说的?雪儿达娃说,看她对我的态度,就知道了。

我们还是进去吧?次洛问。

你进去吧,我想一个人在院子里呆一会儿。雪儿达娃说。

次洛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取下,披在雪儿达娃的肩上,说,高原气候变化大,你注意一点,别感冒了。

好的,你先进去吧。雪儿达娃说。

在转身进去时,次洛见到雪儿达娃的眼圈红了,不知是委屈还是感动。

进去时,刚听到王林在说,为了尽快把地下河的事搞清楚,今天晚上他就打电话给城里搞勘测的朋友,请他尽快到加查来。他相信,过不了几天,这事就可以有个结果了。为此,他也准备在加查多呆几天,和老乡们好好聊聊,真切地了解一下老乡们的生活状态,以后回内地时向早已退休在内地的父亲有个交待。

这天,大家一起在次洛家喝青稞酒。达娃和小司机扎西最后醉得一塌糊涂。

晚上睡觉时,次洛叫央吉给雪儿达娃准备一床被褥。央吉听了,话也不说,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后来还是妈妈卓玛亲自给雪儿达娃铺好了被褥。

后来妈妈来到次洛的房间,说,次洛,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次洛说,你是说雪儿达娃?

妈妈点了点头。

次洛说,妈妈,她真的是我的同学,不过帮了我不少的忙。

那就不仅仅只是同学了?妈妈问。

这……次洛一时竟回答不上来,顿了一下,他又说,不过妈妈,我也是刚刚知道给我帮忙的是她。所以,我还是把她当同学看的。

就怕你以后因为感激她,而把拉珍抛下

啊。妈妈说。

这怎么会呢？次洛望着妈妈，妈妈，我可是你带大的，我的为人，你应该最清楚不过了。

这种事，怎么能说得清楚呢？妈妈叹了一口气，又说，毕竟你和拉珍四年没见面了，而雪儿达娃，却在这四年里帮了你那么多忙。

次洛望着妈妈，一时也说不上话来，

后来，妈妈退出去了，次洛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又一次不能入眠。

接下来的几天，村子里因为来了这么多的人而变得热闹了起来。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平时是很少有外人光顾的。突然来了这些人，村里的人觉得新奇。特别是王林，因为已经承诺免费要给村里安装自来水，更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很多人都有事没事地聚在王林的周围。王林每天都在村子里转，还与他父亲曾提到的人叙叙旧。

这几天，村子里有关改良的西门达尔牛的争论也不少。西门达尔其实是一种原产于内蒙的奶牛，近年来隆子这边从内蒙那边引进了不少的这种奶牛。但根据本地的实际，政府畜牧部门出面，又对这些牛种进行了改良。前一段时间拉姆家被拉珍家藏獒咬伤的那头，就是刚改良后的第一代。而这种第一代改良的牛，在村子里已经有了好几头。但这几天，村里人又带回一些消息，说是改良后第二代和第三代现在都已经出来了，而且比第一代更好。于是，村里人都在议论，看是否自己家也应该去买上一头。

这下，拉姆家就觉得，自己是太过于心急了。如果当初不那么急，等到现在来买更好的第二代、第三代，岂不是更好？特别是当看到牛脖子上那道被藏獒咬后留下的疤，心里更是有气。因此，有一天，拉姆带着强烈的怒气，又来到了拉珍家，要求拉珍的母亲赔偿自家西门达尔被咬造成的损失。

拉珍的母亲当然不答应。这样，拉姆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说是如果不赔也行，那么拉珍家必须去买一头西门达尔

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来与自己的奶牛换，否则，她就会一直缠到底。拉珍的母亲听了，心想，原来你是来讹我的啊，于是态度强硬，坚决不答应。

这一天拉姆来拉珍家时，正好拉珍也在家。那时她正请了王林来家里玩，次洛也在场。拉珍见母亲老是与拉姆纠缠不清，就对拉姆说自己愿意买一头新的西门达尔来与她换。那知拉珍的母亲听了非常的生气，认为女儿是怕了拉姆，就和拉珍当场吵了起来。

王林突然对大家说，干脆，我们在这里办一个养牛场吧。就全部养西门达尔，由我们自己来改良奶牛的品种。

所有人听了，都望着王林。

王林说，干脆就由我出资，把全村的牛都收购了，再从外面买进一些，在这里办一个养牛场，然后全村的人都入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赢利以后每年给村里的人分红，大家看怎么样？

在场的人都叫好。

这事就这样定了。村里人都认为王林想法真是不错。特别是拉姆，听说自己的“伤牛”也要被王林收购，并入养牛场，心里更是非常的高兴，于是，也就不再来找拉珍母亲的麻烦。

在这几天，拉珍和雪儿达娃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听了雪儿达娃对次洛做了那么多的事，拉珍也不再冷冰冰地对雪儿达娃了。不过，对她还是有些敌意。两人虽然偶尔也能在一起聊聊天，但仿佛有一道鸿沟摆在两人的中间。

没多久，王林搞勘测的专家朋友从拉萨来了。他来时，是开着自己的车来的，车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仪器。他一来，就开始在村里勘测。

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他,看是否能证实这个村的地下有条河的传闻。特别是达娃,因为关系到自己新房的选址,更是关注,每天都跟在勘测专家的身后,帮着扛各种各样的仪器,忙得不亦乐乎。

过了几天,勘测专家的结果出来了。全村的人听了,都忙着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勘测专家说,这里的确是有一条地下河!大家一听说真的有地下河,都吃惊地询问,那加查村整个村子都在地下河的上面,是不是会有危险?

勘测专家说,其实有地下河也并不说明就一定会危险。因为这条地下河其实并不在村子房屋所在的地下,而是转了一个方向,刚刚绕过了村子里所有房屋所在的位置!

全村的人听了,都不禁松了一口气,达娃终于放下了心中悬了好久的石头。

有人问勘测专家,那地下河经过了村子边的哪些地方?

勘测专家指着村子边那座已经废弃很久的房子,说,那座房子下面,就有地下河。

大家看着那座废弃已久的房子,都怔怔的,不发一言。

原来,那座房子,在1959年以前,原本是一个本地的领主所属的庄园。后来1959年民主改革之后,这座庄园就被政府没收了,分给了村里的其他人。后来,随着大家生活越来越好,特别是近年来政府搞新农村建设之后,村里人都建了自己的房子,村民都陆续搬了出来。使一座原本很恢宏的房子变成了一座没有人住的废弃房。因为没有人住,那房子也就日渐衰旧,到后来就变成了现在这付残破不堪的样子。

地下河的事一经证实,达娃的房子马上开始动工修建了。全村的人,只要是能出力的,就都去帮忙,次洛的爸爸妈妈也不例外,只留了央吉一人在家里照顾牲畜。

拉珍的藏毯厂现在也不是很忙,所以,她就尽量陪着王林在村里转。王林确定完养牛场的位置,就回拉萨了。回拉萨前,王林问拉珍,愿不愿意到他的公司去帮他?拉珍说,自己还是愿意留在这个地方。王林听了,笑笑,说,没关系,只要她愿意,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还说他过一段时间再来加查,到时把养牛场真正地建起来。

拉珍对王林表示了谢意。王林走的头一天晚上,村里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跳起了欢快的卓舞。次洛也带着雪儿达娃一起跳。因为是第一次接触这种舞蹈,雪儿达娃显得笨拙,次洛一直在旁边教着她。正教着雪儿达娃,拉珍走到了他们两人的身边。拉珍看着雪儿达娃,不说话,却亲自帮她纠正了一些跳错的姿势。

雪儿达娃看着拉珍,两人一起跳了起来。

跳了一会儿,几个人都累了,就在场边站着休息。王林看着次洛和拉珍,说,你们两个,现在可真是加查的骄傲了。

怎么这么说呢。王董事长?次洛问。

你们想想,你们一个是加查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企业老板,一个是加查村第一个走出去的歌手。所以,你们怎么都算得是加查村的骄傲了!王林说。

那倒不敢。拉珍说,比起王董事长的公司,我这个小企业只能算是一个雄鹰面前的小鸡雏了。

这就过分谦虚了,王林哈哈地笑了起来,说,你还这么年轻,总有一天,你会取得比我更大的成就呢。

不敢奢望,能有王董事长一半的成就,我就会感到非常的满足了!拉珍说。

不会的,拉珍姐,你以后一定会像王董事长一样成功的。雪儿达娃在一旁说。

拉珍刚想回头说话,次洛就接上了话,说,是啊,拉珍,你忘了你那天在坝子上所说的话

了吗？

什么？拉珍掉过头问。

那天你不是说，你想变成一双翅膀吗？

你想想，像翅膀一样飞翔，那该飞得多高！次洛说。

哈哈，像翅膀一样飞翔？王林看着他们，说，这个比喻很好，很贴切，真是形象啊。只要你们加查村的所有人都像你们俩，大家都会拥有一双能够自由翱翔的翅膀！加查村的未来，肯定会更好！

是啊。正在跳舞的村民不知什么时候都停了下来，围在了他们的周围。大家听了王林的话，不由自主地鼓起了掌。

王林走了，村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这期间，次洛也跟唱片公司联系了一下，说了拉萨有公司请自己代言的事。唱片公司先说要开会研究一下，后来又答复说，只要没有违反他们与次洛所签定的合同条款，就没有什么问题。次洛打电话把这件事给王林说了，王林说，那好啊，过一段时间他手里的事忙完，就来加查与他签约。次洛说，不如自己到拉萨去找他得了。王林说，反正他还要到加查来办养牛场，到时就一并签了，签完后直接带次洛到拉萨拍代言片。次洛想了想，也觉得有理，于是呆在家里等着。而唱片公司筹划的他的第一张唱片，现在已经进入了后期制作阶段。次洛算了算，这边代言片一拍完，刚好能赶到内地去宣传自己的唱片了。

因为忙着去达娃家帮忙，次洛的爸爸妈妈也没有多少时间来过问次洛的事。次洛与雪儿达娃就一直呆在家里。有一天，雪儿达娃说，她是不是该回内地去了？次洛说，也好，反正你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事。于是，他就开始准备送雪儿达娃走。

有天下午，雪儿达娃说自己想到村子的周围去转转，问次洛这里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

方？次洛说，坝子啊，坝子是我们这里最特别的地方了。

于是，他就和雪儿达娃一起到了坝子上。

坝子很高，雪儿达娃一上去，就累得直喘气。但一到了坝子上面，雪儿达娃马上发出了一声惊叹，她站在坝子上，张开双臂，说，没想到啊，在这么高的地方，竟有这么平整的坝子！

次洛笑笑，说，这还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成了。

就是啊，雪儿达娃说，看来这地方还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次洛看着雪儿达娃痴迷的样子，说，是啊，这个地方的确是一个好地方，但这里的人，更不简单。

这时，雪儿达娃突然看到了在坝子一边的引水渠，她惊讶地说，天啊，真是不简单啊，这么高的地方，你们村子里的人，是怎么把水引上来的啊？

次洛听了雪儿达娃的话，说，这我也不知道，开凿引水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

雪儿达娃看着在山谷里蜿蜒曲折延伸的引水渠，一时之间，竟合不上嘴巴。

次洛站在坝子的边缘，极目四眺，感觉自己的内心空旷洁净无比。他觉得，只有这群山怀抱的地方，才是一个真正能容纳自己心灵的地方。只有这里，他才能感觉得到自己内心的那种真诚，也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把一切的东西都置之度外。

他看着坝子现在栽种的一些树种，比如北京杨、沙棘，看着这些生来就适合在这种高寒贫瘠地方生长的树种，就感觉自己真的是很渺小。他看着四周，吸了一口气，又呼出，感觉真是神清气爽。

次洛转过身，他看到了拉珍。

拉珍看着次洛，然后又看了看站在一边，正陶醉的雪儿达娃，脸上出现了一种复杂的表

情。

她呆了一下，转身走开。

次洛喊，拉珍！

雪儿达娃也转过了身。

她一看是拉珍，就走了过去，拉住了拉珍的手。

她说，拉珍，别误会，我马上就要回内地了，现在只是叫次洛陪我出来看一下。

回内地？拉珍看着雪儿达娃，说，你要走？

是啊，我想我呆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回去。雪儿达娃笑笑。

拉珍看着次洛，次洛点了点头。

拉珍说，我到处找次洛哥都找不到，想他有可能到坝子上来了，所以，就来了。

找我有事？次洛问。

是啊，你还不知道，今天早上到山后森林去打猎的几个村民回来了，他们受了伤。拉珍说。

打猎？现在不是说不准打猎了吗？次洛问。

他们偷着去的，到了森林里，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动物，他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以为是神灵，所以，就仓皇地离开了。不想，在回来的路途中，他们都跌入了自己以前设置的陷井里，受了伤。拉珍说。

那伤得重不重？次洛问。

重倒不重，但让人感到有些费解，因为他们都是老猎手了，却从来都没有见到过那种动物。拉珍说。他们知道你是在内地读的大学，所以，想请你回去，想问你那种动物到底是什么动物。

我又不是学生物的，可能我也不知道。次洛说。

那你先回去听他们说吧。拉珍说。

好吧。次洛答应。

这时，雪儿达娃好奇地走了过来，说，我想问你们一下，这山后面有森林？

是啊，这山后面全是森林。拉珍说。

全是森林？雪儿达娃脸上露出了神往的神色。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次洛说。

回到村子，次洛见到了那几个偷着去打猎的人。果然，这些人都受了一些轻伤，但对那种动物充满恐惧。他们说，那种动物看起来像羊，但却不是羊，而且非常的高大，体型比一般的羊要大许多。而且，他们一下就发现了好几十只那种动物。

次洛听了，也很惊讶。因为他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山后的森林他也去过好多次，但从来没有见到过有这种像羊却不是羊的动物。他仔细地问了大家，最后，他得出了一个印象，这种动物都长着一些奇形怪状的角！这些角整体呈螺旋状，弯曲程度几乎可达 360 度，而且，其中的部分羊角还非常非常的长，从受伤者的目测来看，有的就可能有近 2 米长！

这是什么动物？次洛、拉珍和雪儿达娃都面面相觑，大家都说不上个所以然来。

后来，几个村民说，是不是因为自己违反了政府有关不准偷猎的禁令，从而老天派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来惩罚自己啊。

次洛觉得这还真有点玄乎。他决定，亲自到森林里去看看。

听了他的计划，拉珍有点反对，说，就那些动物，犯得着亲自去冒险吗？

次洛说，老乡们都没见过这些动物，我想，如果不去搞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那老乡们一定会一直害怕的。

雪儿达娃在一旁听了，也跃跃欲试，她说，好啊，到森林里去看看，我也想和次洛一起去！

拉珍看了看雪儿达娃激动的神色，就马上说，好吧，竟然你都决定要去，那我们明天一起去！

你们都要去？次洛看着拉珍和雪儿达娃。

是啊,两人同时回答,你一个人去我怎么放心?

说完,两人都不好意思地转过了脸。雪儿达娃马上说,我去可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森林,我想去看看森林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吧。次洛只好答应。

第二天一早,三人收拾好了行装,一起出发。

加查村四面都是大山,这些山看起来很近,但要越过它们到山后的森林里去,却还真要费一些功夫。

一男两女就向着山行进。

次洛一直在前面开路。

走了好几个小时,中午时,三个人走到了森林边缘。

看着儿时异常熟悉的地方,次洛的心中升起了一种亲近感。

想小时候,他经常和拉珍一起来这森林里采蘑菇。每次来,都能采到两袋子,然后就拿着蘑菇到乡里或县里的集市上去卖,换一点零用钱。那时这森林里面的蘑菇,真是多得不可思议,特别是雨后,更是多得难以言数。但这次回来,听村里人说,因为这里的蘑菇现在采的人多了,所以也就少了。次洛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去采。村人说,原来这森林里的蘑菇是一种独特的品种,非常名贵,可以卖上百元钱一斤,所以,后来外面的人知道后,就都来这里采撷,人多了,数量自然就少了,从而使这里的蘑菇已经变成了奇货可居的东西。

刚到森林边缘,雪儿达娃就发出了一声惊呼。原来,这里的景像果然与她想像的一样,以谷显幽,以林见秀,以峰称奇,好多高大而俊秀的林木都是拔地而起,形态各异,树林间更是峡谷幽深,溪流潺潺。而三人的身边,到处都是覆雪山头、森林、小溪的各种各样的花,这些美丽的花与远处雪白的雪山交相辉映,仿佛这里

是上苍精心在调色盘里调过颜色一样。而林子里则更是千奇百怪,到处都是原始森林,树老了,病死了,就自然躺倒在地上;近旁的树却依旧在生长,溪中的水还是那么没日没夜欢腾地流向远方,林子中的鸟啾啾地鸣啭,眼中是一片枯枝败叶、绿苔树挂、枯秋还绿的原始森林景像。而与森林紧挨着的两旁的山,则像楔子一样斜斜地伸向远方,左边的溪水急而欢快,山上的冷杉、红杉,黄的耀眼,绿的温暖,像是世外桃源,像是上帝的伊甸园,纯洁,美丽而圣洁。

雪儿达娃痴痴地看着这里的景像,似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次洛看了看她的样子,说,雪儿,你的脚疼吗?

次洛的话刚说完,雪儿达娃就“呀”地叫了一声疼,然后弯下腰,脱下袜子。次洛和拉珍一看,她的脚上起了好几个水泡。

拉珍连忙蹲下,抬起雪儿达娃的脚,给她揉了起来。雪儿达娃却不好意思了,说,拉珍,真是麻烦你了。

拉珍说,没什么,大家都这么熟了。

次洛根据几个村民的描述,知道他们就是在森林边缘的一条小溪边,看到那些奇形怪状的动物出来饮水的。因此,他和拉珍商定,就在那条小溪边找一个隐秘的角落守着,看那东西今天出不出来。

三人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静静地呆着。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动静。

雪儿达娃拿了一个相机出来,说是要好好拍一下森林的景像。她一只手靠在拉珍的肩上,另一只手不停地拍照。

突然,他们几个看到,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出现了几十只很像羊,却又不是羊的动物!

果然如村民所说,这种动物都长着一些整体呈螺旋状的奇形怪状的角!三人都呆呆地看着这一群正悠闲地在溪边饮水的动物,雪儿达

娃甚至忘了拍照！这群东西虽说都长着一付奇形怪状的角，但就是因为这角，使它们的身体看起来是那么地匀称与协调，甚至还显得异常的美丽！

突然，雪儿达娃的嘴中发出了一声惊呼！

所有似羊样的动物都听到了一声要穿破半空的惊叫！

它们马上转身，飞一样地进了森林里，像一支支的箭，转眼就无影无踪！

而雪儿达娃，瞬间拍到这些似羊的动物的一些背影。

那些东西跑起来的速度，真是惊人，让人目瞪口呆。

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回过神来。次洛和拉珍都说自己真的没有见到过这种东西。雪儿达娃说，幸好她刚才用相机拍了一下，不过因为最初没有反应过来，所以，也不知道照片洗出来后看不看得清楚。

三人怔了好一会儿。

大家在原地等着，看那动物是否还会再出来。但又等了好几个小时，却没有再见到它们的身影，而雪儿达娃的脚则越来越疼。无奈，次洛说，反正动物我们都看到了，不如就往回走吧。拉珍和雪儿达娃也点了点头。

三人正要往回走的时候，天却下起了雨。

三人只能冒着雨往回赶。

又走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回到了次洛的家。雪儿达娃的脚底板基本上要磨穿了，一脱下鞋子，满是血泡。拉珍连忙给雪儿达娃打来了一盆热水，给她清洗脚上的血迹，然后拿了一些外伤药给她敷上。央吉在家，本来她对雪儿达娃爱理不理的，但见拉珍那样对雪儿达娃，也就上前帮起了忙，不过一直嘟着嘴。

回来之后，本村的好多人都来看他们几个。几个最初在森林里看到那东西的几个村民问他们看到那动物没有，次洛说看到了，他们

又问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次洛他们都摇了摇头。

大家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几个村民说，看来，真的是不能再去打扰森林了，否则，它们会惩罚我们的。

这时，雪儿达娃拿起相机，说，我可能拍到了它们的照片，只要把照片冲洗出来，就能知道那动物是什么了。

村民们说，那就把照片冲洗出来吧。

雪儿达娃问，这里最近的冲洗店在什么地方？

有人笑了，说，最近的，都要到县城里才行啊。

要到县城？雪儿达娃说，这么麻烦？

这时达娃站了出来，说，我明天要到隆子县去进一批修房用的器材，不如我去帮你把照片冲洗出来吧。

雪儿达娃点了点头。

大家又开始谈起了那动物。

很多村民说，以后不再去森林里打猎了。

达娃说，就是啊，本来政府就禁止了的，你们却不听。不如等我房子修完后，大家一起跟我出去打工。王董事长也答应了我，只要我们组织人出去，他就一定为我们找到工作。

次洛爸爸普布说，是啊，这样又不担风险，又能挣钱，哪里不好？到时只要需要人，别看我年纪大，我也要去！

全屋的人都笑了。

因为雪儿达娃的脚伤了，也不能行走，决定再在次洛家呆几天。

从森林里回来，两人的关系好像有了突破。只要藏毯厂里没事，拉珍会到次洛家里来陪陪雪儿达娃。没多久，两人俨然已成了好姐妹。

倒是次洛的爸爸妈妈，这两天只要有时间，就会在私下对次洛说说话，叮嘱他有些事

要想好。次洛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对爸爸妈妈说,自己会处理好的。

达娃从隆子县城回来,带回了加洗好的一叠照片。但是,所有的照片中,只有几张拍的是那种动物。而拍到的那几张,可能因为雪儿达娃拍时紧张,图片一点都不清晰。只有一张,拍到了那东西头上的那螺旋形的头角,而整个身体是模糊的。

雪儿达娃的脚逐渐好了起来,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她准备脚一好,就回去。但次洛看到,这几天只要没有什么事,她就会一个人呆在角落里,看着那只有一个角的照片发愣。次洛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雪儿达娃却连连摇头,表示没有事。

一天,王林打电话,说他明天到加查,并叫次洛作好签约的准备。

次洛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他又给内地的唱片公司联系了一下。唱片公司说唱片的后期制作马上就要完成,不出意外,再过一个月,他的新专辑就会全面上市。次洛听了,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雪儿达娃,雪儿达娃也很高兴,她不停地祝贺着次洛,后来干脆抱着次洛,在他的脸上狠狠亲了一下。

次洛看着雪儿达娃,有点不知所措。

雪儿达娃有点不好意思。亲完后,她立刻放开了次洛,脸也红了,如盛开在草原上的格桑花,也如飘荡在蓝天白云之下的高原红。

次洛说,雪儿,我……

雪儿达娃扭过了头,说,次洛,对不起。

次洛讷讷地,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说,雪儿,我这样一个人,值得吗?

值得!雪儿达娃毫不迟疑地抬起了头,直视着次洛的眼睛,然后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再次低下头,说,能帮助你,是我的福气呢。

谢谢你,雪儿。次洛看着雪儿达娃,心中涌起了一股深深的柔情。他感觉一个女孩,一直

以来这样默默地为他付出,是多么的不容易。他看着雪儿达娃红红的脸,拉起了她的手,说,雪儿,你真好!

雪儿达娃挣了挣,但次洛的手却越握越紧。她仍然低着头,对次洛说,次洛,其实我要感谢你,因为有了你,才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她抬起头,说,次洛,你知道吗?以前虽然我家里条件不错,自己也从来不缺钱花,但常常感到自己很孤独。但自从听到了你的歌声,自从悄悄地跟在你身后,到各歌厅去听你唱歌,你知不知道,我感觉我的生活有多充实?自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帮你,把你的歌声让每个人都能听到!所以,我就把父亲给我的钱存起来,想在哪天能帮你一把。因为我知道你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没想到,竟然在毕业前夕能够帮上你!你不知道,当时我和唱片公司谈好条件之后,我想自己能真正地帮上你了,那时的我有多高兴?

次洛紧紧地握住了雪儿达娃的手,把她的身体往自己的身边拉。雪儿达娃靠在了次洛的肩膀上。

次洛说,雪儿,我真的要好好地感谢你呢,真的。你为我付出太多了!而我,竟然一直都不知道!

雪儿达娃说,其实我最初也是不想让你知道。但自从你从内地到了西藏,只短短的几天时间,你不知道,见不到你,我多么想见你!所以,我就瞒着父母,一个人,跟着你来了!

雪儿达娃静静地靠在了次洛的肩膀上,次洛闻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感觉自己也快被融化了。

突然,外面窗户上传来了一声响动,接着,是一个人往外跑的脚步声。

雪儿达娃连忙从次洛的怀里挣脱了出来,次洛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窗外,连忙追了出去。

他看到拉珍的身影消失在村口。

他停了下来，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拉珍奔跑的样子。

雪儿达娃也从里面追了出来。拉珍的身影不见了，她却默默站在次洛的身边，不发一言。

次洛看着雪儿达娃，她却若有所思地望着前方。

第二天，王林的车子到了村子里。这次王林给村里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办养牛场的资金已经到位，而且他已到内蒙订了几头最好的西门达尔奶牛，已运到拉萨，只等这边养牛场一建成，就可以运来了。

全村的人都很高兴。

次洛和王林签好代言的协议后，王林就用车，把次洛送到了拉萨去拍代言的广告。达娃的房子在全村人的帮助下，已基本建成。达娃对王林说自己已经联系到了一些人，准备过一段时间就搞一个民工打工队。王林说，没问题，有多少人，他去联系多少个工作！达娃也很高兴，特别是那几个曾经做过偷猎行当的人，更是兴奋。

次洛在拉萨，受到了王林很好的优待。每天拍广告的时候，王林只要有时间，就都会过来陪着他，并对拍卖片的细节都一一亲自过问。特别是拍片到了关键环节的时候，王林更是寸步不离次洛。

一天，次洛对王林说，王董事长，你这么忙，就不必亲自来陪我拍广告了！

哪知王林听了，却说，哈，次洛兄弟，这没有什么，你就放心地拍吧。我在这里一直陪着你，是想为咱们加查村多做一点事。要知道，你可是第一个从加查走出去的明星，这又是你第一次拍广告。如果拍得不好，我岂不是没法对乡亲们交待？

咱们加查村？次洛笑着说，王董事长，你可

真是把自己当成加查人了啊。

那当然了！王林用力地拍了拍次洛的肩膀，说，从我第一天收购拉珍的藏毯，我就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加查人！

加查的老百姓们可得感谢你啊，王董事长。次洛由衷地说。

什么感谢不感谢啊，这是应该的。而且，这也是我父亲的心愿！王林望着次洛，说，他老人家也一直希望加查的乡亲们过得更好呢。你想想，在那个年代，那时加查的条件那么艰苦，他都义无反顾地去了，说明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大家能过得更好！

也是，次洛说。

虽然那个时代的一些做法在今天看来，可能是有违背自然规律的。你想想，非得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开出一大片土地来搞像内地一样的农业生产，那怎么行得通？但老一辈人的初衷，肯定是好的。王林说。

是啊，次洛回答，虽然最后那片开垦出来的土地还是荒废了，但当年的人，包括你父亲，却都付出了好多好多的心血和汗水啊。他们真不容易，而且非常的不简单！

王林说，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意愿继承下去，把加查建设得更好，让加查所有的人都富起来，过上好日子！

次洛说，就是，我非常同意达娃大叔以前说的那句话，新农村建设，是不可能只有新房子。如果只有新房子，而观念不更新，不走出去闯荡，是谈不上什么新农村建设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加查人，都要更新观念，不断地寻找属于我们每个人的那一双翅膀。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加查，隆子，甚至所有的西藏农村，才会像翅膀一样，真正地飞翔起来！

所以，王林拉住了次洛的手，说，像你和拉珍这样能不断寻找新路子的人，我是一定要大力支持的。

次洛紧紧地握住了王林的手。他感觉,王林的那双手,真是坚定而又有力量。

几天后,次洛和王林从拉萨回到了村子。这天晚上,大家又在村子的一个开阔地,跳起了欢快的卓舞。

次洛、雪儿达娃,都在人群里尽情地跳着。雪儿达娃领悟力很强,基本上会跳了。次洛一直在人群里注意着拉珍。最初拉珍来了,并一个人呆在人群外面,后来教雪儿达娃一个比较难的卓舞动作之后,一回头,就不见了。

次洛想,是不是她有什么事?

直到卓舞跳完,他都没有再见到拉珍出现。

人群散去,王林找到了次洛,说,只要你内地的唱片一上市,我这边就马上推出由你拍的广告,我想,效果会非常的好!

次洛感谢了王林。王林笑笑,说,感谢什么啊,这么帅的小伙子,有成为明星的条件啊,我不过是抢在别人的前头而已。你放心,以后主动来找你的人多得是!况且,这也就是我父亲的一个心愿,为这里的乡亲们做了一点事情。

说完,王林又问次洛,拉珍呢?

次洛说,不知道啊,刚才跳卓舞的时候还看到了她,后来就不见了。

是不是回家了?王林说,我还有有关藏毯厂的事要和她谈呢。

次洛说,那我带你去她家?

好啊,王林说,反正现在高兴,干脆把所有的事都说定!

次洛和王林到了拉珍的家里。雪儿达娃也跟在身后。

但问了拉珍的家人,却说她没有回来过。

王林说,她是不是回藏毯厂了?

他们又到了藏毯厂。

但厂里也没有人。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村子只有这

么大,几个人又回村子,和拉珍家人一起,找遍了整个村子,却没有找到拉珍。

大家这下慌了。有人说,拉珍是不是出事了?

拉珍家人很惊慌,大家一直找到了午夜十二点,还没有找到拉珍。打拉珍的手机,却是关机。次洛看着大家焦急的神色,内心里很担心。他仔细地想了想,突然想到自己与拉珍参加高考,拿到成绩单的那天晚上,拉珍也是突然失踪的。后来,他才在坝子上找到了她。自己还陪拉珍在坝子上呆了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到天明。而现在,拉珍是不是也到坝子上去了呢?

次洛没有跟周围的人说,独自向坝子上走去。他走着走着,发觉自己身后多了一个人,转头一看,却是雪儿达娃。

次洛问,你怎么来了?

雪儿达娃回答,大家都很焦急,我也不例外,我见你向村子外面走去,就跟在了你的身后。

次洛说,我准备到坝子上去,那上面危险,你就不用去了。

我还是去吧,反正上次我也去过一次。雪儿达娃说。

次洛听了,也就没再作声。

雪儿达娃又问,你是不是认为拉珍姐在坝子上?

次洛点了点头。

可这么晚了,她怎么可能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呢?雪儿达娃说。

我想,她应该是在那儿。次洛坚定地说。

为什么?雪儿达娃望着他。

因为她喜欢那儿。次洛说。

为什么喜欢?雪儿达娃继续追问。

次洛没有马上回答,他想起了自己和拉珍在坝子上的一些岁月。

雪儿达娃还是望着次洛。

次洛终于说话了,他说,可能在坝子上,有她自己的翅膀吧?

翅膀?雪儿达娃迷惑了,是不是那天跳卓舞时,你们所说的翅膀?

是啊。次洛说。

雪儿达娃就不再作声了。

次洛的脸上,呈现出了一种雾状的朦胧。雪儿达娃看了看他,就递过来手电筒。

两人打着手电筒,借着夜色,在崎岖而狭窄的山路上前行。

这里的路很窄,像雪儿达娃这种从小在内地城市里长大的女孩,根本就不能适应。况且现在是晚上,山谷里风也大,雪儿达娃摇摇晃晃地走着,经常看不清路面,到后来,次洛只有一手扶着她,一手打着手电筒,慢慢前行。

越接近坝子,路越陡。雪儿达娃到后来连喘气都觉得有困难了。无奈,两人走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终于,两人到了坝子上。

雪儿达娃还在不停地喘着气。次洛扶着她,让她坐在一块石头上,然后站在那里,用眼睛在坝子上搜寻。

他的眼睛四处寻找,没有发现什么。他对雪儿达娃说,叫她在这里等自己一下,然后就向坝子的其它地方走去。

转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有见到拉珍的影子。

他有些慌了,想拉珍是不是真的出事了?

他继续在坝子上转着,心里想一定要把拉珍找出来。他走到了那次陪拉珍过了一个晚上的地方,他突然看到,那里蹲着黑糊糊的东西。

他激动地上前。

他站在了那黑糊糊的东西身后,然后一把抓住,喊,拉珍!

那知,他的手刚一接触到黑糊糊的东西,就觉得不对!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手里,抓到的

竟是一个弯弯的角!他大吃一惊,猛地往后退,没想到手里的那个角也猛然抖动了起来,之后他就看见一个羊样的东西,向他冲了过来!

在次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那黑糊糊的东西猛地撞向了他。接着,次洛看到了周围也有十几只那样的东西。它们突然之间站起来,发出一声嘶鸣,在次洛被撞倒的同时,急速地从他的身边疾驰而过!

次洛被重重地撞倒在了地上。

只一会儿功夫,那群东西就不见了身影!

次洛只感觉自己的腰上剧烈地疼痛。

他用手支撑了一下身体,觉得根本使不出任何力气。这时,他听到了两个声音。

这两种声音都在叫着“次洛”。他使劲睁了一下眼,强忍着身上的痛,看着声音发出来的地方。他发现两个人同时向他奔来。

他躺在地上,突然间昏迷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睁开了眼,看到了床前有个人站在他的面前。

那人是拉珍!

次洛撑起了身子,头晕了。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他一清醒,就急忙说,拉珍,你回来了?

拉珍连忙扶住了他,说,看你傻的,昨天晚上那么晚了,你还到坝子上去干嘛?

去找你啊,次洛说,现在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拉珍眼角流下了两行泪,说,我没事,你却有事了!

那昨天晚上你是在坝子了?次洛问。

是啊,不过我一直在另一边,突然听到一阵羊群发出的嘶鸣声,就急忙赶过来,没想到听到有人在喊“次洛”,想肯定是你!等赶到时,你却已经昏迷过去了!

有人喊“次洛”?谁啊?他问。

还有谁?就是雪儿啊!拉珍说,她现在可惨

了,因为听到羊群的嘶鸣声,她就立刻赶了过去,没想到她刚一喊出你的名字,那群羊就朝着她冲过去了!

什么?朝着她冲过去了?次洛惊讶地抓住了拉珍的手,说,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的身体上被那群动物踩了好多下,有多处伤。而且,现在还一直昏迷不醒。医生说,如果再过两个小时不醒,就有可能伤到了她的头了,有可能一直就这样昏迷下去。拉珍说。

怎么会这样?次洛呆呆地望着房间内雪白的墙,他不断地重复说“怎么会这样”?感觉内心瞬间被掏空了,全身上下,没有了一丝丝支撑自己的力量。

拉珍说,我们现在已经跟雪儿的父亲联系了,他父亲说马上就过来,并且要马上把雪儿转到内地的医院里去。

怎么会这样?次洛还在不停地说着这句话。

昨天晚上,幸好雪儿在身上带了手机。看到你们这样,我马上给王董打了电话,王董立即开车到坝子上,把你们接了下来,并马上送到了隆了县医院。否则,我真不知道你们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拉珍的泪水直往下流。

次洛的眼里,好像什么都看不到了,仿佛一切都如空气一般,那么地缥缈,那么地无助。他后来又讷讷地说,雪儿,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我本不该让你到坝子上去的!

拉珍抱着次洛,说,次洛哥,其实不是你对不起雪儿,而是我对不起你啊!我不该使小脾气,一个人在半夜的时候跑到坝子上去。

次洛轻轻地抬起手,擦了擦拉珍眼角的泪,说,你也是一个小姑娘!归根结底都是我的错……刚说到这里,他又昏了过去。

次洛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两天之后了。他看见拉珍还呆在他的病房里。除了拉珍,

家人都在。大家都关切地看着他,看他醒了,都很高兴。次洛默默地看了看大家,又问,雪儿呢?

大家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为难的神色。

次洛又问,雪儿呢?

拉珍走了上来,说,雪儿直到前天都没有醒。他父亲当天晚上包了一驾直升机赶到了,那天就把她接回了内地。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次洛问。

我们刚才打过电话,雪儿的父亲说雪儿到现在都还没有醒。次洛的爸爸说。

这时,王林走了进来。

王林看了看次洛,说,你别想那么多,现在最关键的是你自己要养好身体,只有养好了身体,以后你才有机会去照顾好雪儿。

次洛默默地点了点头。

王林说,这两天我们已经把养牛场建起来了,我已经打电话,叫拉萨那边把我订的那些西门达尔全运过来,自来水我也准备马上给乡亲们安上,以后加查村就会大变样了。

次洛看着王林,艰难地挪动了一下身子,说,王董,你真是一个大好人!

王林看了看屋子里的人,又轻轻地拍了拍次洛的肩,说,你们都是好人啊,否则,当年我父亲只在这里呆了半年,怎么就一辈子都念着你们呢?

次洛无言地笑了笑,嘴角的笑意充满了苍凉。

半个月后,次洛的身体基本上复原了。

他回到了村子。

一到村口,他就发现以前一直耸立在那里的那座废弃房不见了。他问村里人,大家都说,就在次洛住院的这段时间里,有一天晚上,突然那座废弃房不见了,全部坍塌了下去。之后,从坍塌的地方就冒出了一股大水,直接流进了村子边的河道里。现在,那条河的水量比

以往大得多了,真正成了一条河。

次洛听了,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没有想到前不久才证实了那房子下面有地下河,那知没多久地下河的水就冒了出来,还把以前那所房子都陷得不知到哪里去了。

村子里的人说,现在河里的水大了,村子可以在原有的河岸边种植沙棘了。沙棘是一种经济作物,成才后可以为大家带来很可观的经济收入。

次洛听了,心想,原来地下河的河水竟是这么有用啊。

他到了拉珍的藏毯厂。

他看到拉珍正在给一个人交待着什么。

他在一旁静静地等。

一会儿,拉珍交待完了,转过头看着他。

次洛问,在忙什么?

拉珍说,我现在把藏毯厂交给他了,她指了指刚才与她谈话的那个人,说,我准备过几天就到拉萨王董的公司去上班。

这样啊,次洛说,你舍得自己经营了这么久的藏毯厂?

有什么舍不得呢?拉珍笑了,说不定我到拉萨还会有更大的发展呢。

也是啊,次洛说,到那里,说不定找到那双只属于你一个人的翅膀呢。

可能吧,拉珍说,其实到现在,很多事情我还是没有看清楚,不知以后该怎么办?但我想,只要我去做了,自己也就算对自己有了一个交待。

我相信你一定能尽快找到你的那双翅膀的。次洛说。

谢谢,拉珍回答,她转过了身子,说,也祝贺次洛哥你已经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那双翅膀。

次洛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没有说出

来。

那你什么时候到内地去?拉珍望着前方。

明天。次洛回答。

以后还会回来吗?拉珍看着他。

当然要回来。次洛拉着拉珍的手,这里可是我的家啊,况且还有我从小玩到大的好伙伴!

拉珍笑笑,说,听说你的唱片在内地发行的不错。

次洛说,还可以吧,这可能也和为王董的公司代言有关,大家都熟悉了我,所以买唱片的人就多了。

那以后有什么打算?拉珍问。

我想先什么都不做,到内地好好地陪雪儿一段时间,争取能让她尽快地醒过来。次洛说。

雪儿可真是一个好姑娘啊。拉珍感慨地说。

是啊。次洛也点了点头,眼里呈现出了一种雾状的朦胧。

次洛分明看到,一个叫王晓君,也叫天上的云,还叫雪儿达娃的姑娘,正静静地守候在一个静谧的歌舞厅的一角,在默默地听着他唱的歌。

他感到,自己的歌声,正飘过加查刚冒出的地下河的水面,正越过隆子的天空,飘到了她的身边。

他一下子泪如泉涌。

(作者单位: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责任校对:嘉央